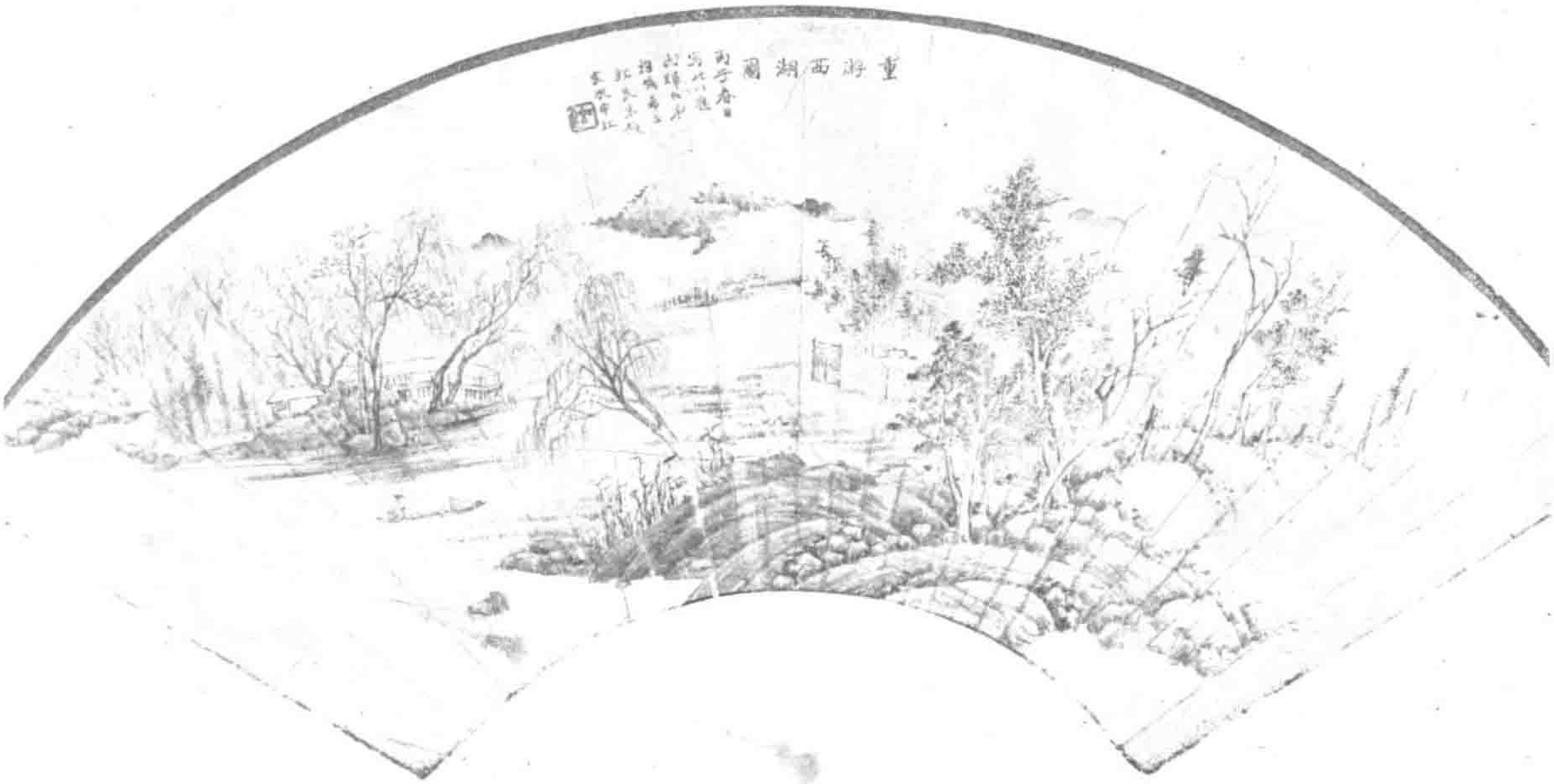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第十六卷 第九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9 September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朱虹艮先生之畫扇

朱超畫例

扇面冊頁 每件四十元

堂幅 每尺四十元

立軸 每尺卅二元

屏條（整幅對裁爲度） 每尺廿四元

手卷 每尺四十元

工細加倍 點景另議 潤筆先惠 約期取件

朱超字虹艮別號埜盧山人浙之海寧人嗜翰墨尤擅丹青所作山水人物深得墨井耕烟衣鉢而工細之處幾欲駕劉松年文衡山而上之惟稟性古僻落落寡合嘗杜門精研藝術無間寒暑垂二十年運筆用墨之妙更見卓絕友人得其寸楮尺簡莫不珍同拱璧而其追撫唐宋諸作尤形神俱肖洵近代僅見之丹青妙手也．

曾熙讀畫書後

收件處上海各大扇箋莊 **中國旅行社**旅行雜誌部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九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邠州大佛寺唐代石刻……封面

旅程紀述

塞上行程錄……藏園居士……三

佛教建築

寶塔考……許穀人……九

冒險獵奇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祁信達……一五

緬甸獵奇錄……漢　武……二一

風土人情

伏爾加之夏……康家喬……三一

在歐洲坐夜車……余新恩……三七

考古小品

壬午銷夏記……徐澤人……四一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五〇）……沁明女士……四七

名家小說

蒙面人（下集九）……秦瘦鷗……五一

本誌出版十有六年，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爲宗旨。取材編排，年有改進，諒爲讀者諸君所共鑒。比來因各方交通阻梗，紀遊諸作，視前略少，自本期起，在原有各篇外，特增加文學，考古，建築，美術，筆記，小品，及譯述等，以綜合性之姿態，成爲今時代之讀物。聘任諸名家担任撰述，並歡迎投稿，酬報從豐。——編者

本期廣告索引 （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底封外
大東旅社	50頁
百中堂	45頁
汪裕泰茶號	29頁
宏興大藥房	40頁
金門大酒店	46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45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20頁
都錦生	45頁
國外	
星加坡	
和豐肥皂公司	30頁
馬尼拉	
菲律濱旅行局	14頁
瑞隆興	13頁
新合美公司	56頁

四六—一一四

塞上行程錄（一）

藏園居士

丙子四月初九日，余以重修綏遠通志爲塞上之行，摒擋涉旬，乃於是日啓程。先是乙亥冬，李埍靜遠由友人諈諉來函，言綏省通志開館，編輯已歷數年，近以初稿粗完，欲延聘通人爲之釐訂，時宗人宜生督府方主省政，謬采虛聲，欲舉總纂之任相屬。余學殖疏庸，兼之暮齒衰頹，深恐弗任，旋又遣使來告，謂志稿各門，咸已斷手，第以體例之商榷，與文字之要删，非得閎通博覽之才總攬其事，無以觀成，終以誼不可却，勉承其乏。洎今歲新正，宜生遣土默特旗總管榮祥將命來京，代致聘幣，并訂蒞館之期。且謂塞垣寒沍，要以春晚爲宜。月之五日，電達綏垣，告以行期，宜生遣其駐平處長馬秉仁彝軒來迓。是日午後五時，赴西直門車驛，長男忠謨，四姪通謨侍行，鄉人李育靈留學德意志，夙工繪事，頗思攬朔方風景，亦附乘同行。近暮過南口，抵張家口，車小停，已夜午矣。

初十日早七時睡起，已過平地泉，午後二時半抵綏遠省城。館長郭并卿象伋，副館長閻敬亭偉，總管榮耀宸祥（兼志館編輯主任）迓於車次。傅主席與廳長諸君咸遣使持柬來迎。入舊城，下榻於圪料街晉和玉，以院宇深靜，而距志館爲近也。并卿約飲於麥香村，六時至新城，赴宜生主席之宴，兩兒及育靈同往。席散，狂風忽作，天地晦冥，馳車急返。夜，微雨生寒，可御薄棉。

嘗考史籍，綏遠古今沿革，在漢爲定襄、雲中二郡地。後魏初建都於此，號盛樂城。永熙中，置雲中治，歸順縣，領盛樂雲中等郡。隋復置定襄郡。唐置單于大都護府。五代後，唐時入遼，置豐州天德軍，屬西京道，金因之。元屬大同路。明宣德初，築玉林雲川等城，設兵戍守，後爲蒙古所據。嘉靖間，俺荅築城於豐州灘，架屋以居，謂之板升，是爲西土默特。隆慶間，封俺荅爲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此爲舊時得名之始。蒙古有庫庫河屯城，周二里，高二丈，清天聰六年，太宗征察哈爾，駐蹕於此。土默特部落歸順，編爲二旗，設左右翼都統。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西征，自白塔來駐蹕。乾隆四年，於歸化城之東北五里，築綏遠城，命將軍王常督工，有碑紀之。城周九里十三步，高二丈九尺五寸，移右衞建威將軍駐之，此新城剏建之始也。二十九年，設清水河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通判，與歸化綏遠二

同知，號爲六廳，屬歸綏道，隸山西省。民國初年，改爲特別區，置都統。十八年創立行省，先後增設縣治，凡十有六縣，二設治局，分設民政、財政、敎育、建設各廳。官制略與內地同，遂成爲今之省制焉。余於癸亥秋，爲雲岡之游，曾來此小住，街市道路，咸未修飭，新舊城之間，觸目荒寒。今甫越十二年，而市廛闐溢，街衢平治，赴新城官道四五里間，夾路槐柳，綠陰成幄，灑渠流水，濺濺有聲，商肆工場，如雲而起，彷彿津門河北初開商埠之象。可知頻年以來，官民合力，銳於建設，致此蕃昌，良足慶也。

是日，自麥香村歸，過延壽寺，因步入眺覽一周。寺爲明代所建，蒙古名西呼圖召，一名舍利圖召。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西征厄魯特，駐蹕此寺中，賜名延壽，幷御製碑文，勒石寺內。門前木坊垂簷複拱，上覆琉璃瓦，宛若懸雲，制作殊異。前殿門榜曰：陰山古剎。東院白石經塔，高可五丈，頗華偉。正殿基址崇高，殿制正方，縱橫各列九楹，外壁嵌五色琉璃甎，刻鏤龍文，殿頂前簷列四金鹿，制度奇麗，光彩照人，內地所罕見也。後堂縱橫各七楹，正中五佛，高丈許，像設莊麗。香案供宣德銅鑪，重三十餘斤，兩壁藏甘珠爾經、丹珠爾經、全部皆西藏文。最後連樓九楹，則僧徒誦經之所。全寺之屋，逾三百楹，亦綏垣之有名巨刹也。

十一日，幷鄉及耀宸來，略譚志事。宜生來答拜，坐談逾晷。育靈就客座爲寫一像。臨去，於庭前合攝一影。午後散步街市，館員韓子丹桂爲導，先入崇福寺，俗呼爲小召。康熙三十六年，訥依齊托音呼圖克圖所建。時値聖祖西征凱旋，駐蹕其中，遂以御用服物衮帶盔鎧弓矢櫜鞬寶刀雕鞍之屬，賜存寺中。每歲以六月朔抖晾，縱人觀覽。余請啓正殿一視，像塑偉麗，庭柱雕刻盤龍，御服諸物，卽陳於殿內兩傍，亦儲梵文經典二部。庭中有平準夷紀功碑，爲滿漢蒙古唐古特四體文字，規制極閎，而修葺失時，傾頹已甚，殊足惜也。至平康里，入慈燈寺，一名新召，俗呼五塔寺。寺始於雍正五年，爲崇福寺喇嘛彥察爾清所建。十年乃賜名慈燈。殿宇規模，與崇福差同。寺後有甎塔一座，其最上層湧小塔五座，與北京正覺寺五塔相似；所爲金剛寶座，彷中印度式也。塔身四周，刻梵文佛像，環以木欄。欄中繞以鐵蓮花燈，北牆有石刻六道輪迴圖，天神人物，意態如生，聞敝壞已久，近者土默特旗署，乃出公帑修飭而鼎新之，壯觀重恢，鴻功不墜，可謂知所先務，然羣寮列屋，猶有未遑，固知物力有盈虛，斯圖謀宜有緩急矣。又南行半里許，觀海窟，乃平地一井，

泉清而甘，供人汲飲，水溢出者，瀦爲深潭。俗言中有一穴，深不可測，故有海窟之稱。然余觀斯泉之溢水，盈井口，乃在平地上二尺許，知其泉脈之高且遠也。泉側文昌閣，搆架頗奇，丹艧尙新，庭樹一碑，爲井卿所撰。西北行，過額穆齊召，卽隆壽寺，爲康熙八年綽爾濟達賴所創。嘉慶初，燬於火，嘗卽重建。光緒初，札薩克喇嘛諾爾丕力又募資修葺，故庭宇差爲完整。門內石塔一座，階下列兩碑，分鐫蒙漢文，卽光緒丙子初建諷經禪殿碑記也。據志載，額穆齊蒙文爲醫師之義，寺僧夙精醫術，國初被召入內庭治疾，遂蒙建寺賜額之命，此敎徒傳說，要無紀載足徵，姑存之，以備異聞耳。歸途經舍利圖召，重入觀石塔，遇番僧名公佈札布，其人通經典，頗類有道者、爲崇禧寺素應大喇嘛。延壽寺僧堂屹色、貴育靈因就塔趾爲之繪像，入暮赴志館郭閣榮三君之招，飲於綏遠飯店，同座民廳長袁君祝三、財廳長李君芷政、建廳長馮君、敎廳長閻君。座間聞傅公今夕赴太原，以李達生軍長被刺於離石，宜生與之交誼素篤，特往弔唁。

十二日，遊烏斯圖召，約韓子丹爲導，候車不至，午後三時始發，育靈及忠源兩郎亦偕行，渡沙溪，經民政廳衙前，卽歸綏道署故址，緣柳青溪宛然圖畫，爲綏垣八景之一。出土城，守卒譏訶，至嚴西北行約二十餘里，抵陰山下烏斯圖村，寺在村西山麓，爲慶緣、長壽、法禧三寺，梵宇相聯而自爲院落，土人遂概以村名呼之。余下車，飛步緣坡而上，先入長壽寺，少憩。寺原名廣成，庭院狹隘，徘徊良久，諸人乃至。再北行百許步，至法禧寺，殿屋頗精整，後殿正諷經，香燈四繞，鐃鈸爭鳴，東廊下雛僧數輩方習晚課，梵誦琅琅，育靈就此爲寫一圖，以志殊俗。周觀殿內帷旛華煥，供設嚴潔，可計規律之整肅矣。晤主僧書吉圪泰，字玉山，頗通漢語，住持召中三十餘年。後殿東角有小樓，登之可攬寺內外全景。東廡馬槽鑿石爲之，製作甚奇，式若牌樓，門外旛竿長石琢成，高四丈許，皆他寺所未見。寺後雙塔湧出，夕陽掩映林間，景象殊麗，屬兒輩往攝一影。慶緣寺卽在西鄰，入門略窺，以日晏不及詳覽，就僧詢本寺源流，知慶緣創建在明萬曆間，當爲順義王襲封後所建。乾隆四十七年重修。長壽、法禧則後人所增築。相傳慶緣開山之祖，爲明代大青山四大比邱僧之一，後以證果轉世，永爲本寺之主。淸初曾受呼圖克圖之封，因精通醫術，故別建一院，供長壽佛，卽以榜寺。至今寺中尙藏有

藏文醫藥書板，蒙人習醫者，皆來此納貲摹印焉。三寺倚山而構，前帶清溪，近山居民多種杏爲業，緣巖傍澗，無慮數萬株。暮春三月，塞上風和，綠楊夾岸，紅杏在林，號爲錦繡之谷。會垣人士嬉春之會多集於此，蓋景物清麗，爲近郊名勝之區，不獨聖蹟精藍，發思古之幽情而已。晚景將沈，匆匆言返，夜赴交通銀行四廳長及曾秘書長公宴，肴饌精腆，主賓懽洽，不圖塞上得此嘉招，酒罷歸寓，嘉賓滿座，延接爲疲。

十三日，爲郊外之游，省府大型汽車來，商定游程，上午先游靑塚，九時出南關，循新築土路南行，經土城，譏察再三，乃得出，綏歸化舊城已撤，昨歲以防匪故，揚言拓環城官路，實爲軍事籌防計也。行四五里，途中積沙近尺，新路又累沙其上，車尼不得馳，過黑河橋，步行里許，凡上下車者數四，望靑塚尚距二三里，以農作方亟，決道通渠，路爲阻梗，遂令停車，聯步而往。十一時始至賈家村，見所謂靑塚者，乃巍然土阜，平地突起，高三十丈許，環周里許。考張文端使俄行程記，錢木庵出塞記，皆言其地多琉璃碎瓦，塚前存石虎，石獅，石馬及石幢，刻蒙古書，皆已渺然。舊時有石形如碌碡，文字剝蝕不可辨，清季副都統三多來游，謂是漢石，移入署中，今亦不知所往。宋牧仲筠廊隨筆載，曹秋岳官至昭君墓，墓前石案刻某閼氏之墓，爲蒙古書，曾搨數紙以歸，而奉使日記亦云，石磴有蒙古字，譯爲喇嘛所作，與宋說相符，是國初實有此石，今訪之綏垣人士，無有知之者矣。自昔所傳塚草獨靑，今身歷其地，則塚頭濯濯，渺無綠茵，平原淺草初芽，亦與他處無異，可知文人藻飾之詞，流傳遂成故實，初不足信也。或又謂靑塚之狀，日凡三變，朝起視之，圓如粉盒，以至日中昃，皆易其狀。塚前出白土，細如鉛粉，婦女用以裝抹，無異官粉，因有昭君粉之名，要皆事出傳聞，證以目驗，咸爲虛說。即錢氏所見大柳一株，根分爲二，數尺外復合，骨去皮存，濃陰滿地，亦皆不存，惟新柳數行，於淡日黃塵中搖曳生姿耳。育靈就柳陰寫墓圖，兒輩則登高攝影。墓前石碑數通，舊者爲昇寅（道光十一年將軍）彥德（道光十五年將軍）耆英之詩，新樹者爲馬福祥墓碑記，馮曦靑塚植樹記，其文皆無關考據。此外爲李培基、李廷玉等題字，而叛將吉鴻昌亦於其間大書深刻，亟宜曳仆，無使玷汚英靈耳。余徘徊憑弔，意有所觸，亦口占二絕，書之耆英詩碣之側，自笑亦未能免俗也。（其後當事命工刻之，幷以拓本見寄。）

按昭君青塚傳聞不一，言在金河縣者，杜氏通典太平寰宇記也。言在大同府西者，水經注釋地補遺也。言在西黃河岸及瓦刺地者，朔平府志也。後二說皆荒渺難稽，而包頭南海子俗傳亦有青塚之蹟，則爲鄂博之誤，更爲鑿空無實。惟在金河縣者，較爲有據。考金河縣爲唐開元時就振武軍所置，卽豐州故地，與今歸化城爲近。故遼史地理志云，豐州有青塚，卽王昭君墓。嘉慶一統志卽據此以定其地址。青塚條下注云，在歸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特木兒烏爾虎也。是青塚所在，自唐宋以來，咸指在金河縣黑河南岸矣。第余以史記參證之，竊有疑焉。東漢以前，單于建牙，皆在漠北，卽今陰山之後，漠南固無王庭。今歸化城在陰山之南，閼氏之墓，似不應遠越陰山，南遷千里，入葬於此，頗疑此阜突兀平原，自是陵墓舊址，或北魏建都盛樂時王公帝妃之墓耳。昭君爲國請行，孤身遠嫁，後人憐而敬之，流傳遺蹟，用寄哀慕之思，故自古以來，初無文字之確證，而文人學士亦從而詠歎之，不深究其疑誤者，職是故耳。嗣閱許同莘恆代游記，亦疑青塚所在，決非今址。據漢書言，元帝以王嬙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卽光祿塞也。其地在陰山之北，距今歸化城尙數百里。漢與匈奴以陰山爲界，則歸化非匈奴所居明甚，且琴操言昭君卒，單于舉葬胡中，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則又明言地在胡中矣。許氏亦頗疑今之青塚，當是魏之金陵，其意正與余合。且引一統志載，後魏金陵在古盛樂城西北，以水經注白渠水在盛樂縣北推之，當在青塚東南，地望亦合，是金陵之說，更爲有據矣。逾午返城，途中大風飛揚，天地晦冥，至不辨途徑，行路之難，非意所料，塞北風沙之苦，亦稍領略矣。下午三時，仍乘原車行，出舊城，東行穿新城而過，經新林場，新種楊柳萬株，亦蔚然成林，惟地多浮沙，車行往往下陷，招人推挽始出，風飆駿利，汽機力至不敵，濡滯久之，約行五十里，乃見白塔，孤立荒原，湧出雲表。此地舊爲白塔村，原有城垣基址，尙隱約可辨。此塔卽在城之西北隅，壘甎而成，高十四五丈，圍三十二步，八面七級，鴉廊斗拱，雕鏤精工。塔外刻菩薩天王，面面拱立，下層刻蓮花臺以承之，花瓣外撐數尺，因以爲簷，刻劃玲瓏，生動如眞，石額篆曰萬部華嚴經塔。下有石香亭，柱刻金天輔年號，張文端奉使記謂其蓮花臺砌人物斗拱，較京天寧寺塔尤巍然也。惟時塔旁殿宇傾圮已盡，僅築有短垣護之，塔門窒塞，無路可登。然余以塔中多遼金人題名壘蹟，頗欲身入而目驗之，時烈風嚴寒，以畏險而止。適謨姪少年英邁，願賈勇一

往，乃以人爲梯，踏肩升至上層，復從蓮瓣斜出處仰翻而上，竟得門而入。余輩枯坐車中以待之，歷二小時許乃出，據言下層四周嵌石碣八方，所刻爲看經人姓名，男女人數，殆逾千百，有忠勇校尉漢兒都目女直都目通事等官名，皆金世宗時所泐。末有看經人數，糾首比邱福州惠仁發宏誓數行，此外別無可考。自二層以上四壁題字殆滿，惟塔中陰沈，墨瀋黯淡，多不可盡識，祇采其年代遠者略誌於手冊中，攜以呈覽。余歸後，以出塞記略及綏遠志稿所記核之，大抵略同，惟適姪所見有爲前人所未及者，如錢氏所記，有大定、至元、大德、至治、元統六則，今又得中統、元貞、皇慶、至正各一則，百聞不如一見，豈不信哉！其題名繁多，不能悉錄，茲取其有關考證者，略附數則，亦史乘之佚聞也。

按此塔形製偉麗，爲塞外所稀覯，錢木菴疑爲後魏時所造，綏志稿斷爲遼金建築，其言較爲有據。以塔內題名觀之，最古者爲大定十一年，其距構造之年，當不甚遠也。余意此塔壯大如此，則當年寺宇之閎麗可知，且地當孔道，官吏行旅，往還所經，故登覽留題，歷朝不絕。其有資史事者，如金大定之關西鎮戎軍，元至元之豐州管水鵝提點總管府判，西夏國仁王院僧，皆可記入志乘。惟文山幕客不留姓名，深爲可惜，其欽差戴聰明一則，正爲吾邑中人，異時正可補入縣志。錢木庵曾載之，余深重其事，特令適姪登塔攝影，俾得傳信，不意摩觀數四，竟不可得，或以年深墨澹，爲後人題字所掩覆，以致湮滅，尤可歎也！絕頂東壁，大書大金大定二年奉勅重修一行，尤可據爲遼金創造之證。歸綏識略言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後爲僧住白塔寺，疑卽在此。余按白塔寺之名，所在多有，元世祖於亡宋帝后禮遇優厚，似不至遠徙之塞外荒寒之域，且其說初無他證，余意卽燕京城內之妙應寺歟？寺宇久毀滅無遺，此塔以風霜侵剝，亦漸形殘損。十九年夏，省主席李君涵礎來游，憫其荒敝，力主護持，乃醵得千金，略事補修，兼築周垣，俾資環衞，幷刻石以誌之。第以邊防方亟，官帑難籌，不得大興工役，俾復舊觀耳。盤桓逾晷，日暮風寒，急就歸途，因避沙坑之險，迂道南行，溝洫縱橫，車行騰越而過。往往陷入泥淖。適過一村，村中方春社賽神，鄉人雲集，乃覓人爲導，不意其人亦迷方向，誤入水渠，輪軸入於泥中者數尺。同行者皆下車挽引，又聚十數人相助，幸而脫險，抵新城叩關而入，燈火滿街，旋客邸已逾九時，甚矣行路之難也。

四六—一二〇

寶塔考

許毅人

塔之建築，起源于佛教，魏書釋老志云：「釋迦生于周末，其卒也，門人積薪焚之，骨殖分散，大小如礫，弟子收置於瓶，建塔供奉。」辭源引釋氏要覽云：「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是為塔之濫觴也。

漢明帝時，佛教自西域流入中土後，創置白馬寺於洛陽。辭源又引高僧傳云：「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乃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據此，可知天竺有塔，確在中土創建之前也。

梵天廬叢錄云：「齊書載扶南國（在今暹羅東部地）獻牙塔，南史載槃槃國（此國未詳）送畫塔，北史載小月氏國（在今甘肅張掖及青海西寧等地）有佛塔，高八十丈，周三百五十步，可知塔寺漸行廣傳西域，不特天竺為然。」關於此題參考書籍最有價值者，有法顯所著佛國記，及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英法德等國均有譯本）按法顯晉時高僧，自長安西行，求法六年，至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往返凡十五年。玄奘唐時高僧赴西域求佛經，歷五印度，閱十七年歸國，述其所見風物，書中所記寶塔甚多，因皆不在中國，姑不具論。

金陵梵剎志云：「吳赤烏間，康僧會致舍利，（康居古國也，漢書西域傳稱康居去長安萬二千里，唐時猶稱康國。）吳大帝神其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實江南塔寺之始。」圖書集成職方典所載相同。

寧波阿育王寺舍利塔創始亦頗早，宋濂阿育王寺碑記云：「東天竺國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眞身舍利，分布於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指，改行為僧，遍求舍利，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鐘聲，越三日，舍利塔從地湧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尺四寸，廣七寸，五層四角，光明殊勝。義熙元年，安帝始構亭覆護，度二七僧守焉。宋文帝增創寺宇，為浮屠三層函之。梁武帝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金岳陽王督改浮屠為五層，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厥後造塔之風至隋代乃大盛。攝山志云：「隋文帝時，詔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分造石塔，蔣州棲霞寺其一也。」帝京景物略云：「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囊，與法師曇遷數之，莫定多少，乃以七寶函致雍岐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天寧寺塔其一也。」所謂八十三州或三十州，雖未言其詳，要知已遍布禹域矣。當時之遺蹟，往往歷千百年猶儼然存在。其較著者，如天台山國清寺之

九層塔，建於開皇十八年，棲霞山之舍利石塔，建於仁壽元年，虎邱山之七層塔，建於仁壽九年；而棲霞山之石塔，尤別具風格，爲東南文物之惟一瓌寶。塔五級，八面鐫四天王像，塔基浮雕釋迦八相圖，人物鬚眉栩栩如生，姿態衣褶，謂有顧愷之筆法。八相圖次序如下：一託胎，二誕生，三出遊，四踰城，五降魔，六成道，七說法，八入滅。此卽釋迦之一生事蹟也。

唐受隋禪，有天下，都長安，佛寺林立，梵剎相望。貞觀十三年，玄奘自印度歸，居弘福寺，翻譯經論。永徽三年，玄奘請造慈恩寺浮圖，其時已迎玄奘至慈恩寺之上座，尊爲慈恩大師。三藏法師傳云：「塔有五級，並相輪，露盤凡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粒。」唐時稱此塔曰慈恩寺浮圖，杜甫、高適、岑參三人所賦詩，均取此名入題，而後世以大雁塔名之，不知是何取義？又唐時每年進士及第者，例必張宴於曲江登慈恩寺之塔，各題姓名年月於壁上，漸成故事。今北平孔子廟內之歷代進士題名碑，實起源於此。距慈恩寺不遠，有薦福寺，唐高僧義淨翻譯經論之院。義淨欽慕法顯、玄奘之壯舉，亦遊學印度，費時二十五年之久。景龍時，宮人輩各自出錢建立薦福寺浮圖，因與大雁塔相對，故後世之人稱此塔曰小雁塔，迄今並峙於長安城南，如魯殿靈光，與終南山之晨嵐暮靄千古相輝映也。

前述舍利，皆指釋迦之骨珠，然一般僧侶涅槃後，遺骸火葬化灰，而取出骨珠亦以舍利名之，並不限於釋迦一身也。石墨鐫華云：「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按鳩摩羅什西域高僧，後秦時，（晉時五胡十六國之一）來長安，尊爲國師，居逍遙園譯經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今西安西南四十餘里草堂寺，尚存此塔。某日本人所著長安史蹟考（有楊鍊譯本）紀述此塔頗詳，且斷定爲唐代作品，因塔下部圓臺之山形、雕刻、風格，與天寶四載石臺孝經碑冠首之山形，完全相同，則此塔當造於鳩摩羅什寂後三百餘年也。該書又謂草堂寺內尚有唐宗密禪師碑，有句云：「二月十三日荼毗（梵語也，火葬之謂。）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據此可知凡僧侶物化後之骨珠，通稱舍利。

東坡集中有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其序云：「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邱竊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置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中略）過濟南長清眞相院，僧法泰方爲磚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

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此則言寶塔之下，應有葬物，按塔爲瘞佛骨之所，亦作塔婆、浮屠、佛圖等，譯義爲墳塚、靈廟等。法苑珠林謂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又是一說。

當中古時代，中國疆界屢有變遷，如五代及北宋之初，東南半壁，爲吳越國所割據，杭州之雷峯塔，卽成於此際。又宋時，黃河以北之地，悉遭淪陷，故當地建塔之歲月，皆繫遼金二朝之年號。迄今薊燕一帶，尚留不少遺蹟可見。如北平阜成門內妙應寺之白塔，卽是其一。日下舊聞考云：「蓋遼壽昌二年所創（適當宋紹聖三年）內儲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凡於靜夜現光焉。」按此塔形式採蒙古制，亦可稱喇嘛教式，純用白石砌成，故名白塔，質堅而光滑，不易着火，故能垂諸久遠。又山西五臺山顯通寺亦有石塔，絕巨，形式髣髴似之。又熱河、察哈爾、綏遠一帶，爲喇嘛教叢集之地，此類之塔，在在都有也。

錢塘江畔之六和塔，撐空突兀，跨陸俯川，堪稱一方重鎭。每層周圍之走廊，特爲寬闊，罕與倫比。客登其間，幾忘身入塔中也。志乘所載，宋開寶三年建者，實則早非原物，蓋重建於淸雍正時，現保存宋代之眞相者，惟塔底之石基石礎，猶可摩挲指認耳。開封有宋慶曆時所建十三層鐵塔，孤標矗立，上接蒼穹，亦是一代之偉構；蓋當時汴梁爲宋之京城，文物制度，燦然大備，宜乎有此勝蹟，以資點綴，至其餘宋建之塔，各地皆有，不及悉記。

元爲蒙古種族，信奉喇嘛教，故其建築之風派，與普通佛教所有者，略有不同。普陀山有太子塔，偏重於雕刻方面，極藝術之精巧。普陀山志云：「元元統中，諸王□□者（原註名不可考）施鈔千錠，爲住持孚中禪師建高九丈六尺，俱用太湖美石，製造堅固，雕琢精巧，凡五層，四面各安佛相，變化不一，瑞容妙麗，眉目顧盼如生，旁闌杆端俱刻守護天神、獅子、蓮花，極工巧生動。」按此塔現被無識之人改用水泥塗飾，致失古刻之本來面目矣。

明代三百年間所造之塔，應推南京大報恩寺塔爲第一，壯麗豪華，舉國無匹，或竟凌駕前代之上。先是梁武帝就古長干寺改建舍利塔，元末燬，明永樂十年，勅工部依大內規制重建，徵集軍匠夫役十萬人，按月發給糧俸。金陵梵刹志云：「一軍夫人匠做工一年以上，始終

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十錠，賞布二匹。」所謂役夫似鋒蟻，擲帑如糞土者也。至宣德六年訖工，歷十九年而告成，共用銀二百四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兩，塔凡九級，高三十二丈九尺四寸九分，外壁以白色磁磚合甃而成，每層覆五色琉璃瓦，簷角懸以風鐸，聲徹霄漢，令人想見金碧輝煌凌雲耀日之壯概。當年之勅文碑記募緣疏及各家題詠雜說，散見於各書甚多，足資考信。予最喜明人張岱所著陶庵夢憶，載報恩塔一章，以筆記體裁而敍述史蹟，且較志乘所載者翔實而簡要，凡談報恩寺塔故事者所必宜知也。陶庵夢憶云：「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窰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爲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磚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鬥筍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磚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日高天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蠻夷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此文作於崇禎時，去宣德落成之時，約二百年。金陵承平已久，塔乃完好無恙。淸咸豐時匪覬覦塔頂爲黃金所鑄，用火藥轟之，復挖空塔座下基地，數日塔倒，遂使此屹立江表四百餘年之偉大建築，隨刧灰以俱盡，不可復見於神州，誠吾國文化藝術之大損失，曷勝慨歎！

吾國千年以來建塔之數，無從統計，吾人試觀各省各縣窮鄉僻壤，隨處有寺，亦隨處有塔，總共不知有幾，此篇所舉者，不過極微小之一部而已。每見山巓水涯，孤塔巍然，歷年既久，遂失修理，風雨侵蝕，以使日就傾廢。迨兵火災亂既臨其地，損害毀亡，莫可倖免。紅羊之役，排斥佛教最烈，海內寺塔之燬於兵燹者，不可勝數。因木質甚易燃火，故塔之廊簷欄干扶梯等物，悉付一炬，僅剩其本身之斷壁頹垣，猶屹立於荒烟蔓草之中。此種情狀，實在甚多，後之覽者，弔古塔之殘蹟，披前朝之文獻，低徊盤桓，當有不勝今昔之感矣。

民國二十四年間，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出版一小冊曰東南塔影，紀載沿鐵路一帶城市所有之塔凡三十四處，其敍言云：「吾人觀塔，或在晨曦之中，有如美人，或在夕陽之中，有如古衲，或當明月滿空，則飄飄如仙，或當疏星照影，則森森若鬼。又當宵深人靜，萬籟俱寂，忽聞塔上鈴迎風而鳴，頓覺心曠神怡。至若一片彤雲，十丈濃霧，塔在其中，若隱若現，更有類藐姑射山之神，人可望而不可

即。塔之狀態萬殊，或使人陶醉，或使人流連慨慕，其感人如是，誠未可以尋常建築目之者也。」

吾人既知塔之爲物，原以宣揚佛敎精神而設立，此莊嚴巍峨之建築，換言之，卽佛敎與文化藝術混然融合，不可分離，而發生可貴之價值，亦永久不可磨滅。如大同雲崗洛陽龍門之石刻佛像，及燉煌石室所出佛畫經卷等物，雖屬宣揚佛敎爲主體，而其渲染裝飾，處處却以藝術爲背景，關於此類文字，中外學者著述頗多，獨對於寶塔一門，尚缺乏有系統之專書，良以塔之可供吾人所研究者，範圍廣泛，搜羅費時，且不免有缺略遺漏之譏，至搜集資料，胥賴乎遍查各省志，各府州縣志，各山水志，各寺院志，旁與碑碣經幢雕刻圖案，綱舉目張，系統始見。予自審學識淺狹，力有未逮，姑先作「寶塔考」一篇，支離散漫，拉雜成章，並無所謂體例也。他日或有愛好藝術之士博采羣籍，以年代爲經，以地方爲緯，遍舉中國所有之塔，逐一臚列，輯成專書，有裨益於文獻，殊匪淺鮮，此乃亦所企盼不已者也。



四六—一二五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一）

C. S. Forester 原著
祁信達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To the Indies)爲科侖布第三次航行新大陸時種種可紀念的故事，是一冊基於實事而寫成的小說。著者利用了眞實的歷史人物描寫當時西班牙人的好勇鬥狠貪婪迷信奸詐叛逆……無不繪影繪聲，神情躍然紙上。科侖布第三次航行開始於一四九八年，這次他經歷的地點是加勒比安海中的海地島，昔稱厄司判約拉島(Espanola)。科氏始終以爲這是東方的印度，不是新大陸，故後人卽稱加勒比安海中羣島爲西印度羣島。

隨從科侖布出發第三次航行的，爲西班牙皇帝特使那雪索・李區。其人年四十許，精律法；因當時殖民地法律事務紊亂不堪，西王特遣李區到那裏去調查一切。本書以李氏爲主角，一切見聞卽由李氏此行而獲得。李區爲一可以想像得之的學者，夾雜在不少西班牙貴族，僧侶，水手，騎兵所組成的遠征隊中，顯然是一個很不調和的人物，因此他受苦惱恨遇害，被刼，良心的譴責和肉體的苦楚，無不一一身受，但也就是李氏學者型的誠摯與忍耐，使之能苟全性命於海外，終至鼓棹而返。書中對於李區的描寫，使我們感到這歷史上的古人已型象地印入腦海，——是一個在艱苦環境中奮鬥的俊傑。

原書在去年爲美國暢銷書之一，由波士頓小褐書局出版(Little, Brown &Co.)定價美金二元五角，茲特擷取精華，譯述於此。全書描寫生動，各有各的個性，故事儁永，小說而具報告文學體的筆觸，就在掩卷以後，像看了一次精彩的影片，鮮明的印象永永留於腦際。紐約時報評本書爲「是一個値得讚嘆擊賞的故事，富於想像而又切於現實」云。

譯者

一・航海生活的開始

博學多能的那雪索・李區正在洗濯短衫。他在前甲板上工作，悶熱不堪，李區想躲在帆蔭下，但也並不容易，因爲船只是在風平浪靜的海上搖擺。日光刺在赤裸的皮膚上，他不能在日落之前把洗濯的工作停下來，因爲洗濯短衫還得要好光線——他在淸除短衫上的蚤虱之患。

他知道這衫子不會乾淨得多久；在這船上不會淸爽的，每人

身上都有跳蝨，船中的板縫裏羣集着這種討厭的東西只等晚上出來吸人的血。雖然這樣他還得把衫子細細的出清。

自從學生時代到現在，李區沒有做過這樣的苦工。在家中有僕人來伺候的。在亞拉岡省份中，（Aragon）他可以並不過份地自居於第一流法學者之列；從比薩，佛羅侖斯，或馬賽等處來的商業巨擘都要來恭聽他對於法律上各項問題的解釋，並付以現金為酬。可是現在，他在赤道區陽光下洗濯自己的短衫！

他能以法律的現實觀來衡量自己——這是他自己的過失。他不必要參加這個海軍上將克力司多福·科侖布（Christopher Columbus）第三次航行到西印度羣島去的探險隊。但那兒殖民地間的法律事務非常混雜，西班牙皇帝特召李區諮商，且要他推薦一位年輕力壯的律師，可以隨上將科侖布一同航海，重整皇家的收益。他一時對於自己舒適的生活和平庸的成就看去無足輕重，就率直的說：「陛下，臣願親自去走一遭。」

皇上的下顎略動，表示驚奇。「我們覺得沒有比這再妥當的了。」皇帝說：

這樣定奪之後，就沒有更改的機會，除非是皇室中另有異議。不過如遇到菲迪南皇帝有什麼異議之處，那是要比航行西印度羣島更其危險的事了。所以李區卽開始航海生活，受到蟲豸的咬嚙，在船上被赤道日光所烘煎。自此船航行於赤道的平靜海洋中後，似乎永沒有吹到涼風的一天。船上一百三十人中，他確是唯一什麼都得來一手的一個。海軍上將及其僕從都在大的後艙房；其餘羣衆懶洋洋地躺在舷牆的陰面。他們那羣都比李區耐得住汚垢與蟲害。他的吹毛求疵的鼻孔能夠分別這羣人汚穢的身體，和久未洗濯的衣衫等等的臭氣，如一股沒有保藏好的鹹鰵魚腐爛的乳酪，發酵的豆類所發出的臭氣一樣。奇怪的是在他許多預料中的危險和不安，諸如寒熱病，毒箭，噴火蟒蛇等等中，竟沒有料到蚤蝨為患，也佔着主要的一門。

又是日落時候，天空中顯出奇異的紅色和金黃色斜暉，李區停止他的工作。船外邊是深藍色的海水，水中浮着一長串金黃色的海藻。他望見一小羣飛魚從海中升起，掠過船，漸漸在冥色中消逝。

在船後部的遠方，幾乎在水平線上，他看見點點棕色與紅色的帆，像自己的船一樣地沒有呼應的，飄浮在平靜的海面。這些景像對於李區是可愛的，但也有些感到陰險。他露着腿站立「聖名」號（Holy Name）船上的前甲板上，手裏拿了褲子，斜暉漸漸在他四周暗下來，他感到一陣寂寞的憂懼。

此時，微風開始吹拂。大帆略略拍動，於是聲響高起來。航海總

管柯佛傑(Carvajal)出來望着桅頂上飄着的紅十字長旒，被風吹了飄呀飄的。他咆哮着發出命令，水手們被他的聲音驚起，忙着整理繩索。李區立刻聽到一種已經遺忘的聲音——在船舷下面含有音樂情調的水泡泡聲。他覺得精神好了一些，爲了要拉上褲子，提起了一隻脚，且要不妨礙水手們的工作。

上將現在站在船尾，穿了藍緞緊身衣，項間閃耀着金鏈，白色的頭髮披到肩頭。上將的僕人庇賴士(Perez)蹣跚地經過他身旁，他會烹調，又兼雜差總管。他走到船邊，努力想出清喉間咕嚕的痰聲，站在一旁伺候着。

「跑開」來自船尾高爽的聲浪，是上將所發，庇賴士連忙對深藍色的海水中吐了一口痰。上將的右手握住左腕，他在數脈搏的跳動次數，就用以計算船在海中航行的速度。李區幫着規劃速率表，使計算更其準確。

這是種種巧妙的方法之一，李區自從對於航海發生興趣後，也歡喜這一套妙法。譬如說，有種觀象儀能使人側知船已行於自南至北地球圓度的那一處。有了這種儀器的指示，船主能夠回到先前到過的地方，只要依着穿過地球儀與赤道平行的直綫駛去。李區正在想有什麼同樣方法可以決定經度時，被船上羣衆召喚到船尾上去祈禱。

他走到右舷，擠在許多人和僧侶之間，雙手叉着十字形向下磕頭。他們向天禱告，不識字的跟着別人唸喃喃拉丁經文。李區瞥見上將正對着暗黑的天空凝視。他的面容顯出愉快的得色，一種堅定的對於宗教的熱忱。每人都知道上將特別向聖母默禱。他的藍眼睛在層層黑暗中還是光亮，他的白髮似幽靈一般。

祈禱完畢，船上羣衆散開成爲幾組，抬頭望見星斗，奇怪的星，大熊星在北方水平綫上幾乎要消失了。新的星座在南方顯出，在柔順的天空中活躍流動着。像另外一顆星一樣的，船上一個童子，拿了一枝蠟燭，去點燃羅盤上的油燈。

二·陸地在望

晚來僥倖很風涼，李區的舖位雖然在甲板下污穢地方，也可以睡得很舒暢。天將黎明前，他走在空氣清新的地方，自忖也許船已行到聖經上相傳的青春泉這地方了(Fountain of Youth)因爲他不覺得肩上有四十年的體重，全身骨骼不覺得一個破草墊的討厭。柯佛傑告訴他西印度羣島土人用的一種特別形式的床，用錯綜的蔓草交織成一個網，土語稱作「吊床」，李區曾經建議：船上地位有限，震動劇烈，用這種吊床是非常理想的，可是柯佛傑對他意見表示搖頭。在海上是常用的，因之是一種草墊舖。

四六—一二九

船上的一個童子跑過來閒談，「滴漏時辰計」裏最後一顆沙已經漏出，他把滴漏倒轉來。船上的一天開始了。柯佛傑跑到船尾，經過欄杆邊油彩畫的聖母像，對着正從水手房裏慢條斯理踱出來，那羣睡眼惺忪的人大肆咆哮。他命令十二個人做抽吸船中汚水的工作，其中七個專門傳遞吊桶自艙底以至欄杆，五個人遞還空桶。這工作每日增加困難，因為在這海洋中有一種生物專門鑽掘船底。

現在船已完全醒來。僧侶穿了緇衣，後面跟着李區新近的艙伴，還有數個貴族人物，劍拖在後面，蕩到甲板上來。上將穿着紅色天鵝絨制服，佩了金鍊鑲嵌寶石的劍和刺刀。四個童僕，二個隨從都跟在後面。

李區雜在貴族中間，上將走近來，他們排成一列深深地鞠躬。他不自然地回了一禮——因為有風濕病使他不能欠身——於是反身朝着欄杆邊的聖母像喃喃祈禱。柯佛傑隨即報告晚上船行二十一「里格」(league)黎明守望者看見一羣鵜鶘……

「那末快近陸地了，鵜鶘從不飛遠海岸。」上將說。

上將移遠目標向守望處看，容貌略有不豫之色，似乎疑慮守望者未能盡職。李區覺得突兀，因為上將未必能確定朝這方向五百哩之內可以發現陸地。已經發現的西印度羣島都遠處北方，沒有人能肯定何處能發現別的島嶼。

「現在也許可發見，」上將說，「庇賴士，你就跑到頂上去望一望。」

庇賴士蹣跚走前來，並不十分敏捷地跳到桅杆的橫檣索邊，於是像猴子一般爬上雲梯。他朝西注視好久，看看別處調濟一回眼力，於是再向西方注視。突然他揮動着手。

「陸地！」他喊着，「陸地！」

船上衝出一陣騰歡。二三水手跳到繩索邊，立刻被上將一陣高聲的呼喝阻住。除了忠誠的庇賴士之外，別人不許當了上將面前觀望他的新領土。他走到雲梯邊，以莊嚴的步法掩飾他的風濕病症，慢慢地爬上去。他們看見庇賴士讓他上來，指點遠處給他看。於是庇賴士退下來，自升降索滑到甲板上。上將站在桅杆邊，陽光照耀在他的寶石上，他的紅衣和黃金上。隔了好久，才見上將緩緩降落。

「諸位，」他到達甲板後，很莊嚴的說，「而且還有一個奇蹟帶給我們。」

他交叉了雙手，他們在等候他詳細的說明。

「諸位，你們知道的這一次航行是我去西印度羣島的第三次遠征，乃是受命於最神聖的三位一體的上帝。(Most Holy

Trinity）現在我們最初遇見的陸地是一個三部合成的峯巒，三個山峯連在一個基本上，是三位一體的上帝之象徵。三合一和一而三的。我卽題名爲特立尼達，(Trinidad) 以資永久紀念這偉大的事蹟。

經過一次祈禱和唱了一首讚美詩後，上將解散船上驚奇的羣衆，使他們可以隨便爬上繩索探望陸地。

李區充滿着恐懼。六年前上將發現西印度羣島時，世界都予以惡意的批評。今日，他預言某處有陸地，沒有人能確定該處有陸地的存在，却給戲劇性地證實了。

李區爬上這並不熟習爬練的桅桿雲梯。在桅尖已有十一二個水手，他們很勉强的讓了一個地位出來。他隨便靠在桅尖上，感到窒息與頭暈。船身行動非常劇烈，地平線在他周圍發現數秒鐘之後，方才恢復呼吸和自制力。他掠去流到眼角旁的汗珠，於是向前看。那邊是陸地；明朗的綠色斜坡給朝晨的陽光照耀着。西印度羣島！他將生活在極東與極西人類智慧之界限的世界中……

看去像富足的地方。那種生動的綠色就足證明土地肥沃。但這似乎像一方未開墾的處女地。他伸長了眼睛望，不見有人類居住的樣子。如果這正如上將給他們說過的，那邊已接近亞洲陸地，這還不是一個萬檣雲集商業繁盛的口岸？但望不見船隻的影踪。不要說船隻，就是像連上次航海中從土人地方學來的一個字眼——獨木船，連一隻獨木船也沒有。

上將說起有一座三連一的山峯。李區向天邊張望，有無峯巒。眞奇怪，他找不到什麽。上將說起這山峯是很肯定的。他心中一沉，疑心也許是上將幻像中的一座山峯。

這使他有點不寧靜。當他的脚觸到甲板上時，發現面對面的是亞綏務都。(Acevedo)亞綏務都有一個弟弟，兄弟倆都在這次航海遠征中當兵丁。

「博士？」亞綏務都說，「你看見大酋長放了一艘帆船來歡迎我們嗎？」

「沒有，」李區說。「我們從遠遠的南方來，就是避免經過大酋長的領土。」

「我們實在要避免他，」亞綏務都說，他的嘴扭歪了露出不均勻的笑。李區記起從前聽到關於亞綏務都的過去——關於他的未婚妻的家庭中曾受到宗教裁判，他的岳父在泰爾都（Toledo)用火刑燒死他的富有的未婚妻受終身監禁的處分。

「那末你在想什麽？」

「我，我不想什麽。」

他們的眼睛相遇，彼此都有了解的神情。亞綏務都給一羣人

喚到前面去。

他們在賭博盤裏響着骰子的聲音。船裏的一半人已自望見陸地的興奮中恢復轉來，又開始他們長距離航行中習慣性的娛樂。那些人不大注意自已的命運，不去管這船要跑到那裏。

科命布第一次出發探險時，連罪犯和無用之人都要動員。第二次航海時居然不缺乏錢財與人員。十七艘大船滿載了補充各物駛行時，有不少自動加入的人在船上。原來人們聽到上將發財的故事和新近發現陸地的消息，大家都樂於加入。但是時隔一年，不好的消息傳來了。留在厄斯判約拉（Espanola 當地土人稱爲海地 Hayti）一隊警衛兵在第三次遠征時都死亡掉。死亡接續而來，有害病而死，被毒蛇咬死，或因飢餓，或叛逆而絞死。在這第三次遠征時，船中各員因此必得强制編制。



四六—一三二

緬甸獵奇錄（一）

Nicol 氏原著
漢 武

這篇文字的作成，遠在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前，雖然目前的景況與往昔大不相同。但是緬甸土人的奇異風俗，和英國人歡喜享受不能吃苦的情景，確値得一讀。

一 大雨中到達孤街

汽車約二小時的駛行，帶我們到了沿公路上第三條重要的橋樑——橋以英文取名，稱爲九六英哩橋，這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我們又向前駛行了一小時，我研究着放在我膝上的那幅公路地圖。『據我看來，』我說『我們離開一個名叫孤街的城市已不足五六英哩路了，孤街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想只是一個市鎭罷了，』保可說『我們駛到了那裏時，只要二三小時就可駛抵臘戍，臘戍公路的終點地方了。但恐怕我們須在孤街停下來加添汽油了。我不以爲油箱內還有足夠的汽油可以讓我們駛到臘戍。』

『無論是有汽油或是沒有汽油，今天晚上到達臘戍，看來終歸是不像的了。』我發愁地說『看着遮風玻窗上的那許多雨點吧！』

『是的，但這只是一陣過雲雨罷了。你不知道，如果我們能在今天晚上駛進臘戍，那末我們就可造成一個汽車駛行紀錄，自緬甸公路開放以來的最好時機了。』

我沒有時間回答。『看眼前即將到來的那陣雨吧！』我喊着說。『這是一場傾盆的大雨呀！』從我身後，傳來了老家的絕望的哀號之聲，因爲那奔注的大雨直向後座頂上，他那毫無遮蔽的支撐點上撲來了。

三分鐘以後，公路就變成了一條奔流的大河了。公路旁邊的多汁的熱帶植物，在那傾盆大雨和突然的天色變黑中冒着水氣。汽車，先跳到右邊又跳到左邊，累得保爾用全副本領去操縱。我們繞行滑過了一個轉灣角——汽車才駛進了公路的中間，車前的二盞燈光，照出前面有三座形狀奇特的稻草山絲毫不錯的是三

堆平懸在空中乾草。

『看啊，保爾，』我叫了起來。『當頭有乾草堆呀！』

『乾草堆在公路中央幹什麼把戲呀！』保爾喃喃的說着，一面就砰然的關上了制動機，而我們就恰正在緊要關頭上停下來了。

那乾草堆突然轉過身來，朝對着我們了。它們確實是三個巨大的乾草。有三個女人將那乾草堆負在背上，用條布帶繞縛在她們前額上面幫助紮住了乾草堆，她們的面貌爲我前所未見，而且以後也從沒有再看見過。她們都是身材高大，軀幹細長的女人，生着粗野的，神色驚恐的眼睛。她們的衣服，都是破爛的藍色棉布；她們的赤裸的胸脯只有幾條從肩頭上垂下來，爲雨水所浸濕的顏色布片半掩着。她們的身子微微向前傾俯，使得背上的重負可以輕鬆一些，她們的神態似乎都已呆住了。她們在盲目的恐怖中睜大了眼睛向那車前燈光望着；頭也不能轉過去了。她們的口落開了，我們看見了尖銳的白牙齒。我們立刻就知道了，這三個女人並不是沿公路上的居民，而是從居住在遠離公路的地方上的某個土人種族中來的流浪女人，她們現在看見了一輛汽車，尙是生平第一次哩！

當我和保爾從車內爬出來時，她們只呆立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的，像那被火炬的光芒耀瞎了眼睛的野鹿一樣。我們走得更近時，她們的眼睛中對我們射出了驚恐的一瞥，然後又掃射回去，向那從黑夜中滾馳而來向她們凝視着的這個怪物前面燈光瞥視了一下。但是她們的驚異，正與我的驚異不相上下，在我經過六十個國家的全部旅行中，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 這樣 原始的人類的。

突然間，一句話也沒有來得及說，她們像一羣聽得到傳心警告的羚羊一樣，旋轉身子，乾草堆也跟着旋了過去，就從公路上消失不見了。柔軟得像野獸一樣，她們已經消失在那深密的竹林之中，在那我們所不能看見的小徑上急急走掉了。

『噓！』保爾突然嘆了口氣，將那外套上的領圈更緊的扣了起來，以免雨水瀉下他的頸項。『這三個女人，同我以前所聽到的緬甸土人，模樣幷不相同！』

我們開車前行，心中在狐疑不知她們是什麼樣人。雨稍爲小了一歇，但當我們到達孤街時，一陣新的傾盆大雨又開始了。

二　印度商人

在這傾盆的大雨之中，我們沿着孤街市上的大街，濺水前行，尋覓一個汽油站。現在已經在緬甸境內了。我們願意付錢添裝汽

油——如果我們眞能找到一個加油站的話。

這條大街，當然也就是緬甸公路本身的一段，約有四分之一英哩的長，而在公路的兩邊上，另另落落的有着土人店鋪和茅屋。店鋪都有波形鐵皮鋪成的屋頂，大雨在鐵皮屋頂上猛烈地擂着，管理店鋪的主要的都是印度人。店家門內，印度人們盤膝坐在各種各式的洋鐵箱上面，從汽油箱到餅干箱都有。他們那種可笑的裙子一樣的短袴，都是黃色品紅色和靑色的，像甘地披在身上的被單那樣的，披覆繞裹在身上。

我們在一家看來像有汽油買的店鋪門前，停下車來。我們從那敞開的大門中間望過去，大門比泥濘滿溢的公路高了三尺矗立在那裏，我們看見了四隻巨大的汽油聽子。有一個可憎的胖印度人，伸手攤脚的躺在那四只大聽子上面，一個年輕的傭人在替他按摩雙腿。

『你有汽油出買嗎？』我用英文問。

『有的，你要多少有多少』那個斜臥着的佛爺說，用了一種牛津大學的音調。

油箱立刻就裝滿了汽油，我便伸手拿出一張英鎊鈔票來付賬。那個店主，依然還在按摩的痛苦之中，對英鎊鈔票望望，搖搖他的頭。

『這是什麽？』他問。

『怎麽，這是英國錢，一張英鎊鈔票。』

『這裏不値錢的，』他嘆了口氣，他提起左足的足踵，要那傭人再多擦擦。『我們只收羅比，那張票子對我毫無用處。』

我弄得尷尬起來了，我對保爾說，『這裏有個印度人，他說鎊券沒有用處。』我重又回到那個汽油商人那裏去。

『我們到那裏去可以兌換呢？』我要求着說。

『誰知道？』他喃喃的說。『或許從那個白人那裏可以兌換得到。直往山上走去。恰正在那個平屋旅舍的這一邊。』

天色重又變起來了，一陣不輸於第一次的大雨又開始降下來了。我不能聽淸楚他的話。

『平屋旅舍？』我喝着說。『我們能在那裏租得到房間嗎？』

他張開了二只眼睛，對我望着，判定我不是一個當地的人。

『你是可以的，』他下判斷說。『你是一個白人，我就不可以。但是我也不想去租房間，我在這裏非常快樂，我喜歡按摩。』

他重又閉上了眼睛。汽油款子他已不担心了。我走回去，將這位胖哲學家所說的關於旅舍和有一個白人住在附近的話，對保爾重說了一遍。

『你以爲那人是誰？』我問。

『那一定英僑的政務員，』保爾猜斷着說。『我相信他確是住在這裏。他的轄土是包括這北部撣邦的。』

雨已經變成了瀑布像尼加拉瀑布一樣的，直從那鐵皮屋頂上衝瀉下來。前面一尺你就看不見東西了。

『讓我們忘記了這個臘戍的理想和那緬甸公路的最快紀錄吧，』我說。『如果我們能在旅舍內住了下來，那末我只要幾件乾衣裳和一口烈酒就心滿意足了。』

『我也贊成，』保爾說。我們在大雨中開動車子，一英吋又一英吋的前進，挨行了五分鐘，就開到了一個我們認為是那平屋旅舍的房子面前停了下來。車前的燈光，照出了一片保存得極好的草地，邊上種着鮮花，四面有高大的桉樹環繞着。房子本身也有常春籐披覆着。我以為我們已經誤入了英國，但我敲起門來，揿着電鈴。我心中希望能有一個琪維絲（jeeves）來開門。然而却是一個身材高大容貌美觀的後生，他溫和可親的微笑着。

『對不起，這是平屋旅舍嗎？』我問。

『不是的，那還在公路下面幾百碼那裏。但是不妨請進來。你來得正好，可以同我一起吃飯。』

『弄錯了嗎？』我口吃着說。『我的名字是史密斯。但是…………』

『我是白萊吉爾，當地的僑民官。』他伸出手來。『請進來。還有別人嗎？』我說，『這真是我的榮幸哩！』

他對僕人招呼了一下，一個赤脚的僕人，穿着白衣，恭敬地的站在他的後面，用本地方言很快的在說着話。這時，保爾朱雅也走來了，而我們的那位意想不到的主人，面上發起光來了。

『我希望你們二人同來和我一起吃晚飯，』他說。『如果沒有這場突然的大雨，我是永遠不會有任何客人的！當然你們儘可在那平屋旅舍去過夜的。我的僕人阿末，現在此地，他可以領你們去，一切事情替你們準備妥貼。旅舍內有一個老傭人照顧的，但他有時常常睡熟，需要化些時間去驚醒他們，那末我們雙方就都這樣講好了——我們一准在八點鐘吃晚飯。』

僕人阿末，幾乎完全躲在一把黑色大雨傘下面，護送我們回到了汽車那裏。老家儘可能深的只往後座內鑽下去，拉了一塊油布遮在頭上，直遮得只有二只眼睛可以看見，以避雨水。但是我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來，他是懷着非常妒羨的神情，二眼一瞬也不瞬的只釘住了阿末的那頂大雨傘。他在這時候已經打定主意，我在後來就發現了，他想要買頂同樣巨大的雨傘，否則他的生活只有塵沙與灰污而已。

三　旅舍小景

阿末宕在踏脚板上，冒着有被雨傘舉往空中去的危險，領着我們到了平屋旅舍那裏，旅舍的大門敞開着——因爲，有似白萊吉爾所說的，緬甸公路上過往客商非常稀少，所以我們是唯一的旅客——而從這裏掠到了那裏，點亮了一處處的油燈。

我們看出，我們已經走進到一個亞洲的奇蹟中來了。這裏有二間臥室，每間臥室內有二張牀舖，還有一間大客廳，二間浴室和一間廚房。牀舖都是舒適的四柱睡牀，傢俱都是非常堅固的，窗戶都是很闊大的，清潔得像一枚新銅幣。而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啊！

我們正在高興地四面看望時，那個年老的印度看守人赤着兩脚，跌拖跌拖的走進來了。他的頭巾拖在腦後，像一頂維多亞女皇時代的睡帽。他的年紀已經老得同米查西萊（Methuselah）的父子一樣了，而且他不會講一句英國話。他一只手內拿了一個燈籠，另一只手內挾了一本巨大的書本。他將那本書放在我們面前的一張台子上，他伸出一只膚色棕黑的手指來，朝那印在第一頁上的通告指着。通告內的字眼是很簡單的——通告上說：任何旅客，住在旅舍內，要住多久就住多久，除非有政府官員到來，逢到這種情形，房間便須讓出來供給他們居住了。有張房租價目單附列在後——房間按羅比計算，一天要多少錢，電燈費多少，桶內水費多少等等。客人離店時，必須付清賬款，而賞給茶房一筆必需的小賬。這一切都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剝下了浸透雨水的衣服。我們各自選了一間浴室。浴盆是圓的大木桶。那個老頭子拿過來一小壺熱水，倒在桶內，再跑去拿第二壺來。我想他每次只燒一壺的，他倒滿了半桶水，只微溫。當這一種大有忍耐心的儀式在進行時，老家和阿末已將我們的睡袋從汽油上搬進來了，而我們就舖在牀上，打從睡袋內將乾的衣裳取了出來。我們在浴桶內蠕動着，用霍登托脫（Hottentot 南非洲的一種蠻族人）土人的姿勢，蹲在桶內，那個老印度人在桶外另外放了幾聽冷水，吊起來時，聽內的水就是一陣最出色的淋浴。這地方眞是天堂咧！

穿好衣裳以後，我在那裏徘徊來去，忽然看見墻上釘着一張招貼。這是對冬季在本區內打獵取樂旅客的通告。通告上說：『犀牛，獏，水牛和 Mython，各獸俱受完全保護，非有英國政府的總督特別許可，一年四季任何時期內，不准獵捕。』Mython 是什麽東西呢？我心中在狐疑着。我仍讀下去『野牛 Saing, Thamin 和豚鹿，』——好吧，都是不准獵捕的。通告上繼續說，但是上述各種獸物的雄者，只在限定的森林或行樂的獵場內，才受保護。除了

寫明的那些區城以外，這種不幸的雄野牛和雄豚鹿等，一年四季，俱准獵捕。

保爾從我的肩頭上讀着通告。『雌的和雄的大羚羊與斑羚——從七月初至十月初期內，才准行獵。』

『Saing 和 Thamin』保爾說，『恐怕都是鳴聲奇異的飛鳥吧？』

『它們不是飛鳥，都是獸類，』我說。『至少，我猜想它們都是獸類。或許是神話中的獸類。你記得馬哥博羅對於這片狹長森林地頸所講的話嗎？他說此地有獨角獸可見。你如偷偷的跨上了一匹獨角怪獸，你覺得怎樣。

『你如碰到一匹雌 Mython 出來散步，你覺得怎樣？』保爾反報着說。

『如果她有一對大羚羊和斑羊同行，那是我的機會來了。』

『停口吧，我們吃夜飯要晏到了！』

四　北緬土人

阿木撐着他的那把大雨傘，護送我們上了福特車。在那僑民官邸前面，我們被領進了一間客廳，陳設着漂亮的傢俱，使人見而快樂，四壁都用喀卿土人手工製成的精美帷幔遮掩着——喀卿人是住在緬甸這一部份內的一個種族——錯綜交織的編織物，珠子串成的袋，銀的飾物，武器和獵具。白萊吉爾看見我們對於這許多東西懷有熱切的興趣，微笑起來了，但是他似乎藏有一個無窮無盡的，關於喀卿人和其他原始緬甸人民的消息儲藏庫，他只耐心的回答着我們的許多問題。

一個穿白衣的侍童，送了幾瓶鷄尾酒進來。我望望保爾笑了起來。『一小時之前，』我對主人解釋着說，『我們二人都濕透到了皮膚，不知道到那裏去找躲身處度過今夜，我要趕到臘戍去的計劃失計了。我說過我所需要的，是乾的衣裳和一頓眞正的喝飲。現在看看我們！』

白萊吉爾嘻嘻的笑了起來。『許願永遠是聰明的，』他說，『至於講到我，我是許願有客人到來而我幷不猜想會有一個客人到我這裏來的而現在我却有了兩個！』

他領我們走到飯廳去。古銀的燭台以及一件裝花的台中央飾物，已經放在桌子上了。我一道又一道的嘗着那精美的食物時，我禁不住屢次的歡呼了起來。我們的主人又微笑起來了。『除了雞以外，』他說，『每樣食物都是本國的罐頭貨品。』或許是的——但是我妒忌着他的廚子。

白萊吉爾是在九千方英哩內的英國當權者。他知道北撣邦

及其奇怪的人民，正似荷格克列福達閣下知道那馬來亞的人民一樣。在這一頓可紀念物的晚飯中間，他將那多年來深刻觀察村莊和蠻荒內的喀卿人所獲得的知識，縮成爲簡短而有力的總結，告訴了我們，我們都熱烈的聽他講着。我趁最好的時機上，打斷了他一次，將那三小時之前，保爾和我在公路上碰到她們後便一溜烟逃往黑暗中去的那三個奇怪女人描述給他聽。她們是那一種民族呢？

『啊，』白萊吉爾說，『那三個一定是彼倫族的女人。你們能夠看見她們，眞是幸運之至。旅客看見過她們的並不多。』

『彼倫人，你說？她們是何等樣人？』

『他們依然是一個神秘。在撣邦全部內，彼倫人到處可以見到，但大都是在高山之上，遠離公路，住在極隱僻的地方那裏。亨利尤爾（Henry Yule）先生認爲：他們的祖先是卡列(Karen)人；而他們自己的稗史野傳時常講到關於甘淑(Kaung Tyu)的事情，顯然給予了相同的意見。但是，因爲他們的言語和瓦族土人的言語間，存在着極大的相同之處，我個人認爲彼倫人是屬於瓦族家族的。瓦族在離此約一百英哩的地方可以見到。瓦族土人也住在多山區域的荒僻地段那裏，遠離俗世。他們是獵取人頭的蠻族，你們知道嗎？』

『你在講笑話啊！你的意見是說在今日和目前時代內，世上依然還有跟在背後獵取人頭的野蠻人嗎？』

『我的意思確是如此，』我們的主人說，『打從這裏往東南一直走去，不到一百英哩，就有一片從未被白人充分開發過的廣大區域。英國政府認爲它是緬甸全境最荒野的一片地區，或許竟是全亞洲內的一片最荒野的地區哩。該地的居民，就是瓦族土人，比那住在阿薩姆（Assam）邊境上「三角地帶」和納加羣山(Naga Hills)內的土人，更爲兇暴。英國稱該地或其一部分「政治上是被統制的，但在行政上並無管理之力。」那就是我們任其自然，不加管轄。我們派有一個人，我們四十個邊境官員中的一個，駐在北區，但卽使是他，也從來不曾胆敢冒險走入該區的某些部份內去。

『是的，他們是獵取人頭的蠻族，毫無疑慮的。瓦族青年，非待他殺得一個人頭，要用他自己的手從人身上砍下來的，不能認爲已屆成年。他們那裏有許多林蔭大路，直通他們的村莊。那裏的樹木，枝杈都給砍去，但是長着一種奇怪的果實——不是自然創造出來的果實。樹身上都擁有小龕，龕內都供着人頭。肉還附在骨上，但那人頭已用一種防腐劑保存起來，這種藥劑只有族內長老才知道，而那人頭便在龕內露齒笑着，可以保存得許多年代——或

許比將人頭放在龕內的那個官更爲長久哩。』

『你有親自到那種地方去過嗎？』

『喔，是的，我曾奉命到那裏去過一時。』

『你不怕那班瓦族土人會將你們頭當作一種永久的紀念品，供奉保存起來嗎？』我問着說，睜圓了眼睛。

『喔，不，』白萊吉爾嘻嘻的笑了。『你知道，我到那裏去時，隨身是帶了枝一百五十個土人士兵的軍隊的。我自己也全副武裝。而且，我從不走到某幾個部份的界外去的。瓦族地區內，有幾個地方，我就是帶了四百個兵士也不敢走進去的。』

『他們那裏有任何白人的頭嗎？』保爾問：

『沒有，現在還沒有，但是他們一定在希望熱望能夠弄到一個，這是我可以向你担保的。那是可以得上賞的。』

我沉思地擦了自己的頭顱後部，『你以爲——啊，我很願意有一天能到那裏去一次哩，』我說。

『或許可以的，』白萊吉爾說。『但你首先當然須獲得總督，或在仰光的國防大臣的許可。獨立的瓦邦是不准旅行的，你知道吧。我們聽人講到亞洲的邊僻地區時，人們終稱該地爲被文化「遺忘」的地區。瓦邦可從來沒有被「遺忘過」，就爲了這個簡單的理由，因爲它尙從未被人充分開發過。你聽人說世上現在已無可以開發的東西留下，沒有新的東西，沒有遠離通路的事物了。可是瓦邦恰正仍是一個荒遠而奇怪的地方，像百年之前遠征隊通過那裏須用牛車來旅行的那十幾個地方一樣。

『你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去駐守過嗎？』

『在二個駐屯地上輪流駐守，就是「三角地帶」和納加拏山，每處我留守過四年，在這八年的留守期內我沒有看見過一個白人。』

『八年！』我叫了起來，『天哪！』

『喔，那倒也不見得怎樣壞哩，』白萊吉爾微笑。『森林內的飛鳥常來同我談話。我將麵包屑散在旅舍走廊上面餵給牠們吃，所以牠們天天都飛來看我。甚至有幾種野獸也變成爲朋友了。那當然不是老虎也不是黑豹，』——他嘻笑着——『而是那鹿兒和小熊，可親愛的小朋友，它們像飛鳥一樣的歡喜探聞而曉舌。我用國內朋友的名字，替牠們起了名字，使我覺得國內的那許多朋友，同樣離得並不多遠。而且那時候，我還用許多事情來忙碌自己，研究土人，替他們解決問題，每隔一時常深入蠻荒中去探險。那是極爲快樂有趣的，我一天也不懊悔。』

保爾和我勉強地對這位最溫和可親的主人道了晚安。『你們如果不急於到臘戍去，』他說，『不妨小住一番，隨你們願意留

多久就留多久。你們可以看到喀卿人是一種富有色彩的土人。』

『你想我可以拍攝他們的照片嗎？』我熱切地問。

『爲什麼不能呢？你對土人的劍舞有興趣嗎？我想那是一定可以使你感到興趣的。』白萊吉爾回過身去，很快的對那傭人阿末說了一番，然後又對我們說：

『明天什麼時候悉聽吩咐，從週圍鄉野間來的一羣喀卿人，穿了他們完全的土人服飾，准在此地集合，男人和女人都有，而且要表演劍舞給你看。我的僕人，他自己就是一個喀卿人，明晨一早就將這個信息去帶給他們。所以你們舒齊好了，就請過來。』

保爾和我就回旅舍去，心中在祝福那陣大雨，逼得我們在這位神奇的主人門前，打斷了我們的旅程。我們滿心感謝地的爬進了各人的睡袋中去了。撣邦內的夜晚是冷冽的，旅舍在拔海五千尺的高度上面。我們像蛇螺一樣的睡熟了，沒有Mython大羚羊，Saing或獨角獸來驚擾我們的好夢。

我們醒來時，是一個無雲的早晨，而第一次的走出室外去，觀賞那我們到達時爲狂雨所掩的景色了。旅舍矗立在一片大平原的邊上，大平原一直伸展出去，直伸展到一帶在那世界邊際上的蔚藍色羣山那裏去了。我們妒羨白萊吉爾。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伏爾加之夏

康家喬

一

俄國人把伏爾加稱為「俄國的母親。」我想再沒有比這句話更適切地表現俄國人對伏爾加的愛情和憧憬了。

把一個河流認為「母親」的心理中實在包含着：本能地相信它是自身之生命的起源，情願把一切的命運委託給它，願倒在它的懷裏銘心地感到寬慰，並且對之盡情訴說人生的悲哀與歡樂，以便得到它的愛撫；——這種種複雜的感情。

想起俄國的大自然時，在俄國人思潮中湧起的總不外克里米亞與高加索的南方海岸和伏爾加流域。可是這二個地方在他們的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情。

屬於氣候溫和的近熱帶，處於和地中海同樣之風土地帶的西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打破俄國本土單調的定型，聳起峻嶮的山峯，河水清澈而大氣清朗，尤其是在黑海沿岸，受着名不符實的透明之海水的衝激，青葱之樹蔭的園地中，果樹林立而葡萄繁茂，臨海的山坡點綴着美麗而宏大的別墅。

起居於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在酷烈的氣候中度其一生的俄國人，對於這地方表示極度愛慕，把它視作天然的樂園，可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可是這南國地方落入俄人手中，還不過是近一二世紀的事，實際上它並不是俄國人固有的鄉土。因此，對之神往的俄國人的心理，實在是對於異鄉所表示的憧憬，對於未知之天地所引起的好奇心。固板的政治的經濟的情況，姑當別論，克里米亞及高加索對於俄國人只是一塊遊覽之地，作為夏季的靜養場所而已。

二

可是說起伏爾加，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流域對於俄國人是唯一無二的故鄉，它和俄人的命運，有着宿命的聯繫。這是俄國人的靈魂的故鄉，而俄人讚美它的心情可說是極端眞摯的。

發源於西方的佛爾大高原，潤溼俄國的北中部而其支流趨向東方，遠達烏拉爾的西半部，（主流與支流合計全長達八千三百公哩，）受其灌漑的佔俄國歐洲部分的三分之二。伏爾加的姿態，確實是偉大的，這不獨對俄國人，同時對亞細亞人也留下難以遺忘的印象。伏爾加的流域，自古以來形成亞洲及西歐的一大動脈，隨地促成歐亞的交流，並且遺留着許多不可磨滅的亞洲人的史蹟。

這伏爾加眞正顯示其偉大的姿態並且吸引人心的是在夏天。在冬季堅固地封鎖河

面的冰塊，到春季的末期，已完全溶解，從晚春到初夏之間，當這廣闊的河床溢着漫漫的河水開始緩緩地流動的時候，一直處於冬眠狀態的河流上，汽船不斷地來往航行，河流全體頓時呈現活躍的生氣了。

乘着這汽船一面乘涼，一面順着伏爾加河而下，已被認為是奢侈的銷夏法之一。這路線通常是從高爾基城上船，每隔一晝夜抵達喀山、克伊布雪夫、薩拉多夫、斯太林格勒等城市，經過五晝夜的時間後，才到達河口的亞斯達拉干。倘使對於這一段航行，尚不能滿意的人，還可以向裏海南下，把航程伸展到巴庫地方。

三

我在伏爾加流域度過一夏，是在蘇俄五年計劃開始的前一年。這是恰當內戰混亂完全結束，和平建設正在開始的時期，不論在俄國的大自然或是在社會生活中，帝俄時代的遺跡到處觸目地殘存着，是蘇聯歷史上最平穩最自由的時期。

我預備以伏爾加下游的重工業都市斯達林格勒為中心，在一個月的期間，實地調查各地的情況，所以決定從尼內諾弗哥羅（就是現在的高爾基）乘船沿伏爾加河迂迴地駛往斯達林格勒。

俄國之秋，是憂鬱而不愉快的。時令一進八月，秋風就開始吹拂。因此在俄國最合理想的旅行季節，是從五月到七月；六月底是一年中氣溫最高白夜最長的時期。在莫斯科，上午二點光景給馬車聲驚醒，拉開窗帘一看，朝陽已在照耀街角，這可說是毫不足為奇的事。

六月下旬的某晚，我從莫斯哥乘着火車向尼內諾弗哥羅駛去。向東駛行十三小時，抵達該地，已是中午時分了。

尼內諾弗哥羅城當時有着三十萬的人口。莫斯哥河向東流去，注入伏爾加之支流的鄂喀河，尼內諾弗哥羅就是位於鄂喀河和從北方流來的伏爾加主流匯合的地方。鄂喀河橫貫該城，把它分為上城和下城。從下城的車站，乘上電車或公共汽車，不久到達那著名的「定期市場。」十三世紀時，曾作為軍事上及交易上的要衝，建築防禦工程的該城，所以得成為歐亞貿易的中心地，也全仗於一八一七年開設這「定期市場。」利用伏爾加的水運，商人們老遠地從波斯及其他東方諸國麕集於此，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當我訪問尼內諾弗哥羅的時候，正是經蘇聯當局重建之後，貿易額最形增加的時期。（總額超過二萬萬盧布以上）陳列場及交易所都是極其宏壯的巨廈。

在渡過鄂喀河時，我看到橋邊停泊着數艘一百噸以上的汽船。這是鄂喀河專用的客船。想起它的上游，也有這麼大小的船隻可以通過的時候，我

不禁爲伏爾加的廣漠所歎服。把脚踏上對岸就是城內。這是建築於臨河聳起之高丘上的市街，紅色磚石造成的城廓，使人不禁神往於中世紀的遺跡。

高丘的東北端最高的地方就是公園。站在這裏可以把大伏爾加流域一覽無遺。伏爾加的主流從正北方突破地平綫，在廣闊的河面洋溢着，河水緩緩流來，在眼前和鄂喀河匯合向右轉一個大彎，冲洗着山麓，向遙遠的東方流去，光景確是雄大壯觀。在從河口囘溯一千數百哩的這地方眺望，伏爾加的河幅，大概有一哩左右。匯流地點的最廣闊處，約有二哩光景吧。一陣風吹過河面，激起無數的浪花，眼望人烟稀少的對岸，不禁使人引起荒涼之感。

採用美國的汽車製造技術，在這裏建設大規模的汽車廠，還不過是最近的事。可是在那時候，已經設有機械廠及金屬品製造廠，原來重工業的基礎，在那時已告確立。訪問工廠的辦事處，他們送我一把精美的國貨洋樣品。

四

黃昏時上船。船隻吃水頗淺，廣闊的船室，足可收容三四百人。

新造的輪船，於船尾裝着螺旋推進機，在水中旋轉，可是我所乘的是左右舷側裝有巨大的水車，撥水而進的落伍的舊式船，不過在並不急於趕程的旅行中，這也別有風味。走到引擎間，看見他們在燒着重油。據火伕說，巴庫有着豐富的重油供給，所以在伏爾加駛行的船隻，都使用着重油。

船解纜後，向着正東有一晝夜行程的喀山城疾駛而去。河岸的北面，是俄國歐洲部分有數的森林地帶，河水像在樹海之間穿越而過，綠滴滴的樹木，在水上投下蓊鬱的樹影。

河水的顏色，頗像中國的河水，帶着混濁的黃土色，可是在四周青葱的樹色中，順流而下，誠使人感覺淸涼而有餘。

尼內諾弗哥羅與喀山之間因有航行之便，至今尙無直達的鐵路綫，可是至烏拉爾及西伯利亞的陸路交通（西伯利亞公路）則早已開辦了。

抵達韃靼自治共和國之首邑的喀山時，已是翌日之夜。從碼頭到城內，離開八公哩，雖然通着電車，可是因爲只有二小時的停泊時間，我終於打消了登陸的念頭。

五

我一個人獨佔着二人合用的船室。在開船的當兒，事務長過來關照我說，有一個女客來拼房間。我正在想着男女合居一室的尷尬光景時，但敲門進來的却是一個滿面鬍鬚魁梧奇偉的漢子。俄國人向來是爽直而好交際的民族。看來只有二十五六歲的這漢子，把我當作是青年，一見如故地對我談話，我也顧不得蹩脚的俄語，

來和他應酬了。從他質樸而可愛的地方看起來，可說是典型的俄國農村青年。他說他是被派至薩多洛夫縣去擔任農業技術指導員的，他對於蘇聯政府懷着滿腔的信仰，同時根據他的經驗，熱心地談着指導農民層的種種困難。

破曉後，前面展開着和昨日完全不同的景色。船正在向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之南方疾駛着。這平原多半是不毛之地，時時有高大的丘陵起伏着，甚至使人得到整個的大地形似一個土塊的印象。

對於廣大的俄國地理不大熟悉的人，動輒以爲伏爾加的中流直接着烏拉爾，而伏爾加的左岸山峯連綿，右岸接近廣漠的俄國中部平原。事實却完全相反。烏拉爾山脈及中部伏爾加之間（河的東邊）展開着廣大的平地，連山的影子也不看見，在西方俄國中部平原之間，沿伏爾加河一面全是高地，形似低山的丘陵，時時起伏着。河流有時在一望無際的平原間流去，有時又在丘陵地之間發着淙淙的水聲，彎彎曲曲地向前流去。

當船停泊在鄉村的小碼頭時，這裏就自然成爲市場，頭上和頰上包着布片的農人露天擺着發售楊梅，新鮮牛乳和燒雞的攤子。有時候可以遇到奏着手風琴唱諷刺歌逗人發笑以賺錢的流浪者，有時候又可以遇到以舞蹈及占星爲糊口之道的吉濮賽人。

列寧之生地的烏里亞諾弗斯克是在伏爾加的右岸，一座大丘迫近河岸的斜坡，整齊地耕種着的小山上，圍着樹木的樸素的木造房屋，靜靜地露着一連串的側面。是俄國特有的質樸而平穩的鄉村。

在同日抵達薩麻拉（即現在的克伊布雪夫）鱗次櫛比的屋舍沿河排列着，而磚石和三和土製成的房屋，把屋簷突出於水上。可是和伏爾加沿岸的其他大都市比較起來，當時薩麻拉所給我的印象，總不免是卑賤而文化上落伍的市鎮。

六

趨近薩麻拉的時候，伏爾加向東方轉一個大彎，經過該地後，又銳角度地向西轉彎曲然後又向南流去。這附近就是預定設立規模最大的伏爾加發電所的地點。匯合大支流向西屈曲的地方，荒涼而不毛的大丘陵下，停滯的河水，擴展於附近全面頗有陰森的水鄉之感。

河流又沿着伏爾加高地把岸邊的水草樹木浸在水中，捲着漩渦，把船繼續向下游推去。

船客在甲板上乘風涼，一邊看着書或談着話，鑑賞轉瞬逝去的風光。當晚飯完畢黑夜籠罩河面的時候，三四人形成一羣，在愛唱歌的少女們之領導之下，自然而然地引起民謠

的合唱。在民謠中最使人感到親密而旋律又最合乎伏爾加之性格的，要算是與伏爾加有關聯的叙述史丁·克拉金（十七世紀時代俄國農民的領袖而被崇爲國民英雄者）之事蹟的叙情歌。當俄國人引起懷鄉之念時，不僅在伏爾加地方，卽使在莫斯哥以至於國外，誰都會不禁脫口歌唱它的。

這歌是從「伏爾加，伏爾加，伏爾加，俄國的母親」這幾句話開始，然後逐漸叙述史丁·克拉金的一段悲劇。大意是說史丁·克拉金和公主並排地坐在船上。農民們停止划船，默默不語。他問他們這是爲什麽原故，農民們回說是擔心他是否會因此減退鬥志。於是史丁·克拉金突然把公主投入伏爾加的水中，同時喊着說，這樣你們可以安心了吧。

這歌調本身使歌者及聽者同樣感到內心的激動，是極引人同情而浪漫的克的。可是爲這浪漫的作風感動的不僅是青年少女，就是對於年長的俄國人它也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吸引力。實際上我曾在莫斯哥公園聽到紅軍的軍樂隊演奏這歌曲，而在哈爾濱也曾聽到一個魁偉的漢子，夜晚感慨地唱着這歌。動輒被喻爲北歐之黑熊的俄國人，竟有這種浪漫的克的一面也是研究俄人性格者所應留意的一點。

七

沿伏爾加之農業地帶的中心地薩拉多夫城是臨右岸的瀟洒的城市。登陸後在城內漫步游行，整齊的建築物引起極愉快的美感。

翌日的清晨，終於抵達目的地斯達林格勒。初時從遠方看到製鋼廠的大烟囱，再駛向前去製油所的重油桶林立於岸邊，於是達到碼頭。工廠地帶和城內之中心地（官署街道）實在只有咫尺的距離。

離伏爾加的河口僅一日航程的斯達林格勒舊名沙里津。它原先是屬於薩拉多夫縣的一個郡的都邑，當內戰時代，在那著名的沙里津攻禦戰中，斯達林和伏羅希洛夫曾死守於此，因此於戰後被名爲「斯基林之鎮」（斯達林格勒，）成爲斯達林縣（蘇聯的縣其面積相當於中國的省）的中心了。

這市鎮的背後，橫着蘇聯農業經營最發達的北高加索，北部擁有伏爾加流域之豐饒的農業地帶。此外又由伏爾加的水運和俄國各地連絡，一旦伏爾加·頓河（這是在該地的南方開鑿之中）完成時，它將成爲連繫伏爾加及裏海與黑海的關口了。蘇聯第一個最大的牽引車工廠所以建設於此，其理由也許就是因爲這種地理的條件。

從東方向着西方橫斷俄國南部的大草原，迫近斯達林格勒的背後，而在東方渡過伏爾加無幾許路程，已到達俄國

歐洲部分與中亞細亞的境界線，形成哥薩克共和國展開着基爾幾斯草原。把伏爾加踏在脚下，遠望基爾幾斯草原，伏爾加低地的潮濕地帶及無數的沼澤，盡入視線之內，在這前方只見荒涼悽慘的原野，向地平線的彼方擴展着。在大草原的小丘上，望着這荒漠的自然風光，心中不禁引起辛酸的感覺。

在附近的農村度過數日後，我這次乘着火車在八月中旬向莫斯科駛去。火車在頓河的上游疾奔着，這是和伏爾加完全另換一副面目的澄清而美麗的小河。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為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上海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 ● 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在歐洲坐夜車

余新恩

坐夜車，並不一定代表闊人紳士的舉止。至少在我，為的是省旅館費；有幾次，為的是不得已。

在國內，若果要出遠門，以上海到北平來說，就要坐上兩天兩夜的火車。若果為了省錢，不買臥舖，兩天兩夜坐在椅子上打盹，就要叫苦連天，是誰叫你省錢受罪呢？但在歐洲，情形就不同了；罕有這般長的路程，而且只數小時的火車，就會跨進到另一個國度裏去。落得下來觀光觀光，不必一口氣的坐上幾天幾夜的火車，連頭都不肯回轉一下。

這也就可以知道歐洲並不算大。早晨還坐在倫敦的旅邸內進着火腿雞蛋式的早餐，但在同天的下午，却安逸的坐在巴黎的咖啡館裏喝着甜酒。這種旅程真不算長，也真算迅速。連跨過英國海峽在內，也不過費去這點點時間。所以在歐洲，若是要坐上一天或一夜的火車，那不知會經過多少地方，不知要走過多麼長的路程。

我頭一次坐夜車，是由瑞士去維也納。這條路程是相當的長，因為是由瑞士向東行，差不多要整個走完奧國，才來到盡東端的維也納。我想如其在瑞士多住一夜旅館，不如坐一夜火車，翌日清早就可以到維也納了。在歐洲坐夜車，很可以不必買睡舖，三等車也是一樣的好，也是絲絨或皮的坐墊，也是一間一間的車廂。何況只一夜的路程哩。

我揀了一間不吸烟的車廂坐下。後來又坐進來三個旅客，連我一共四人。不多久就到了瑞士和奧國的邊境，驗護照和查行李的官員上來巡查。檢查得相當嚴格，尤其對於夜車的旅客。同車廂的幾個旅客每人都只帶着一個皮包，但却被他們由箱面翻到箱底，一點不肯放鬆。而我呢，因預備去維也納住下，所以一車廂裏盡都是我的大件行李，但真出我意料之外，他們就只看看我的護照，連一件小行李都不曾查看。

這並不因我的護照有甚麼特別的功效，事實上既不是官員護照，也不是特別派司，祗是一個平民的護照而已。以我推測，這些檢查人，都是富有經驗的，只要一望旅客的神態，就知道他們的底細了。好比我隔壁的車廂裏，坐着一個服裝入時的少婦，但他們對她查得格外嚴格，結果查出許多東西，像絲織品類，要她下車去補稅。聽說有一次

四六—一四九

一個商人將紙幣縫在冬天的大衣夾層中，穿在身上預備帶到另一國裏去在換兌上可以賺錢。結果也被他們查出下入監獄。

或者他們歐洲人有的故意搭夜車，既不是爲了闊豪也不是爲了節省旅費，却爲了帶上私貨，在那夜色茫茫中容易避過官員的眼目。

車終於進入奧國的地境，向前奔騰着。那時恰是嚴冬，好在有幾個停站處在深夜裏還有熱咖啡出售，得以取暖不少。

我們四個人都坐在車廂裏打盹。在午夜約摸兩點鐘的時候，下去了兩個旅客，於是我與另一旅客各據一方的臥下，一直到天明。

像這樣的夜間旅行，偶爾行之，也別具風味。不過是要看在那一地段旅行。好比我在瑞士境內旅行，從不坐夜車，因爲瑞士的風景美麗，若夜裏旅行，就要放棄欣賞風景的機會了，這是不值得的。

旅行在瑞士，不但是有眼福享受，同樣的也有口福享受。在國內，最雅緻的，莫過於一碟瓜子和一壺清茶了。在瑞士，却是巧克力糖。但到了夏天，那一串一串的大葡萄又甘又美，而且價值便宜，因是瑞士特產，分外的點綴了旅中之樂。但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看到旅客們就將車站上買來的葡萄，不但是連皮上的泥土不洗去就往嘴裏送，而且連皮帶核一古老兒的都嚥下肚去。

在巴黎有一次我請法國友人在中國飯館吃飯。飯後侍役遞上一盆水蜜桃來，這倒是很少有的。照例的外國人吃水菓是要用刀叉的，我想至少這友人會用刀將桃皮削去，誰知他却連桃皮都嚥了下去。我不好攔阻他使他會感到窘迫，但是我的喉嚨一直都在作癢。

一次在倫敦的鄉下，看見一羣小孩在吃橘子。同樣的他們並不削皮，連皮帶囊都嚥下去。

這在我們看來或會感到稀奇，或會覺得他們太野蠻。實則他們對於食物營養的研究，已進展得很快，就像現在大家嚷着的維他命，他們早已知道從果皮中去獲取而不任意去棄毀，這在今日經濟緊迫的時候，尤值得效仿的。

不過，若果我們效仿他們連皮都不洗就嚥下去，準保你要得傷寒，或是赤痢，或是霍亂。誰都知道這是因爲蒼蠅愛立足在果皮上因而會傳播病菌的原故。但並不是說歐洲沒有蒼蠅，在瑞士清秀的高山上一樣的會繁殖，只因他們的醫學發達和公共衞生辦得良好，雖有媒介物而缺少病菌來散播是無大害處。

第二次我坐夜車是由柏林到瑞士。我先是從維也納到柏林，在柏林逗留數月後，再返回瑞士。從維也納去柏林，本來也預備坐夜車，因有直接通車，何況那時奧國方被德國併吞，所以連護照手續都不必辦了。不

過爲了要觀光捷克的原故，所以甯願放棄這種便利，另辦手續，將旅程分爲兩段，由維也納到捷京泊拉克再由泊拉克到柏林。若果不打算在捷克逗留，那末坐維也納經過捷克而到柏林的那趟通車，是要比由維也納繞着德國的邊境再折回柏林來得直接而也節省時間多多了。

在歐洲旅行最感不便的，就因一下子到了另一個國家，因爲幣制的不同，帶錢換錢平添許多麻煩。德國又很限制旅客帶入和帶出錢幣的數量，限制得眞只夠路上零用的。大量的是要經過國家銀行匯取，因此一切錢幣都被他們統制。

就爲了這原故，在我回到瑞士時曾發生了一點麻煩。我離開柏林時在夏天，搭着晚車去瑞士，身邊只帶了經限制的十數個馬克。在柏林站上化了一馬克租了一個氣墊，這倒比坐一夜硬板櫈來得舒服多了。在車上因天氣熱，口又渴，車役拏着一瓶一瓶冰凍的飲料到每個車廂去兜生意，結果是傾刻間都售罄了。我也化了數馬克買了一瓶，起初還以爲是甚麼橘汁之類，誰知只是啤酒一種。在德國啤酒本也不算一回事，等於喝水一樣。

翌晨到了瑞士邊境，瑞士是不要看護照的，不過要查看錢幣。我口袋中只剩下幾個馬克，但瑞士國只歡迎旅客來化錢，而不歡迎旅客來賺他們的錢。他們想我只帶幾個馬克來到瑞士，豈不是想來發他們的財嗎？雖經我告他們我在瑞士銀行中存有款項，但他們還不放心，要我下車，並打了個長途電話到朱利希城那家銀行去問。結果證實我所說的是實，這才讓我進入瑞境，不過寃枉的化了長途電話費，又晚了一班車。

之後，我又搭過四次夜車，不過情境大不同了，爲了歐戰已經爆發，不得已而要搭夜車。

一次是在歐戰爆發的前一夕，因尙在巴黎，看到時局異常緊張，法國已入戰時狀態，遂臨時決定立卽離開法國。那時比國的邊境已經封鎖了，不讓人入境。瑞士的邊境恐怕也會一樣，但我不能不冒試一下，所以立刻搭當天的夜車去瑞士。這次也談不上甚麼旅行了，一夜等在人頭擠擠暗黑的車廂裏，大件行李都留在巴黎，不能隨身帶走。經過的車站和路燈盡都是漆黑，所以一夜得不到光明。

在歐戰爆發後，我又由瑞士回到巴黎一次。因在作戰時期，日內瓦和巴黎的通車，只每夜開行一次。因白晝無車，惟有坐夜車了。在戰事初起時，曾有一個時期，連車都不通。好在一夜功夫就可由日內瓦到巴黎。一路上自然是很緊張，很黑暗，還加上運兵之忙。這與第一次由瑞士坐夜車到維也納的情境完全不同了。經過的車站沒有燈光，沒有熱咖啡，沒有美女廣告。

經過同樣的情景再由巴黎搭夜車回

到日內瓦才只十月的天氣，半夜裏忽然下起大雪來。氣候頓時變得很冷，好在車廂裏有熱氣，一夜也容易過去。

最後一次搭夜車，是由日內瓦到馬賽，當然也是因爲沒有日車的原故。因是到馬賽搭船回國，所以由瑞士帶去許多行李。瑞士車站的脚夫一向是最誠實可靠的，搬運行李費有一定價額，從不爭吵。但這次却不同了，竟索起高價來。這大概是由戰事造成的，戰事使得遊客絕跡，這一大批專賴旅客爲生的脚夫又將怎樣生活下去呢？

這末一次的夜行相當辛苦，一會到了邊境，除查護照和行李外，還得從瑞士車上換到法國車上去，這在已往是無需的。在半夜三更又得換一次車，行李搬上搬下，一夜驚驚擾擾，不得好睡。

坐夜車，聽來很時髦，但已不爲闊人紳士們所專利的了。爲了經濟，爲了戰事，夜車的應用無疑的已深入民間了。

× × × × × ×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爲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三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四六—一五二

壬午銷夏記

徐澤人

杭州夏埭三故世後，遺物散出，余得其摺扇二，一為檀香骨者，半面玉板箋，為其媳婦元暉所作山水，筆緻極秀麗，僅題「壬申六月繪呈君舅大人訓誨」數字，下署元暉。半面為泥金箋，係吳郡章鈺所作小楷，極精。鈺字孟堅，晚號霜根老人，生平聚書二萬餘卷，取鄉先哲尤延之「飢當肉，寒當衣，孤寂當朋友，幽憂當金石琴瑟」之語，名所居曰「四當齋」。章氏精於校勘之學，所校辥居正五代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三朝北盟會編諸書，丹黃叢雜，校勘精審，惜未寫定。有四當齋集十四卷，印行於世。章氏沒後，其夫人及哲嗣元善等，稟承易簀遺言，舉其藏書，歸諸燕京大學，以惠士林，藉免散佚。章氏書法極秀逸工整，章錫琛印行廿五史，即請章氏題簽。以章氏既精史學，復工六法。泥金扇頭所作小楷，即錄其所作之詞，共二首，一為石湖仙，題白石道人歌曲，詞云：「詩評高妙，更山水清空，隨處詞料，一足奏虞韶，感平生嘉名有兆，金星占命，訂曲譜，蟹行誰曉同調，對小紅點拍雙笑，傷心鳩啼，一片莽江湖，年年寄傲，擬就鐃歌，總負雲霄襟抱，壓笛天荒，謚簫人杳，馬塍還弔，鸞鳳嘯，梅山漫溷眞囊。」一為渡江雲，詠桂，詞云：「靈根生自直，金風玉露，特地釀天香，歸然仙客，星月闕難攀，撒種托寒簧，含貞吐烈，越高華，越見芬芳，誰似君婆娑雲外，慣染御衣黃，吟商荷觴倦後，菊約聯，初向巖阿延賞，有阿師，吾無隱，爾指點當場小山，膹取留人處，怕相逢敗興，吳剛馨逸，甚冬榮，看伴松篁。」下寫「霜根近詞，棣龕親家釆正。壬申五月章鈺。」下鈐白文「章鈺之印」，朱文「式止」二章。觀其親家稱呼，作山水之元暉女士，或即章氏之愛女，元善之姊妹乎？

另一扇，竹骨，刻梅花，除陰刻外，復作凸雕，刻法頗精，絕無匠氣，且骨已極舊，如經抹油，光耀動人，此夏老數十年手澤所致。扇頭書畫係陳漢弟敬弟昆季二人所作。漢弟畫松竹，敬弟行楷。

× × ×

敍論淸代書家，華亭張照，總不可缺。以其在淸初書家中最為時主所好之故。張氏字得天，號徑南。江蘇華亭人，官至刑部尙書，謚文敏，余藏有其法書八頁，係錢坫舊藏之物。王潛剛淸人書評云：「張得天受時主之知，御製懷舊詩稱為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阿私所好，至於此極。豈欲一手掩盡天下目耶？實在得天之書，學董得其整，而較董為弱。學米則只似其略，而毫無米之雄也，惟小楷學歐，實為精妙。」是項評語，頗稱

允當。拙者所藏張氏墨跡係半寸許之行楷，寫於黃色鏡面紙上文云：「友正先生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錢，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下署得天張照，白文「臣印張照」，朱文「得天」二印。

錢坫則爲清代中葉篆書名家，錢氏江蘇嘉定人，字獻之，號十蘭，乾隆中以副貢游關中，居畢沅幕，與歙方子雲、陽游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其小篆，咸謂不在李冰陽、徐弦之下，晚年右體作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絕，張照行楷即係十蘭舊藏，有其題簽作證，題簽篆書張文敏公法書甲子四月錢坫，扉頁題「筆精墨妙」三寸許四篆字。下署名。錢作泉字，鈐朱白印各一。查錢氏生於乾隆九年甲子，卒於嘉慶十一年丙寅，其題簽甲午四月，當係嘉慶九年，六十一歲，正以左手作篆時也。錢氏係錢竹汀之本家，爲九錢之一，以其深通六書之故，嘗指摘其同時書家鄧石如篆書筆劃之錯誤云。

× × ×

何焯以其義門讀書記一書，而爲世人所熟知，清人書評附錄中何焯條云：「所見何義門手批元板書，小字極工，乃臨晉唐法帖小楷有工夫者。」確係知言。余即藏有何氏手臨王羲之草書二本：一爲蘭亭敘，共十七頁，每半頁約書八九字，末頁有屺瞻白文印；屺瞻何氏之字也。又有柳安如氏題詩一首云：「蘭亭高會前無古，不是新亭對泣時，江左衣冠終落寞，神州板蕩責奚辭！」另一臨羲之各帖，共廿四頁，每字自半寸許至寸許大，較蘭亭叙爲精妙，末頁記有「康熙五十年三月二日訖至四月之八日。」下署何焯，鈐朱文何焯之印；何氏生於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其所臨晉帖，乃爲其五十餘歲時之工作，孳孳孜孜，足見其習字精勤，至老不衰。何氏手臨晉康帖，本不止此二冊，因有大有力者先余購去，乃僅得此二本。

清初有葉天賜者，字孔章，號詠亭，歙人，籍江都，廣交遊，以好客知名，工詩善書，嘗築一莊，名曰誰莊，以示其曠達，因繪誰莊圖，請人題詠。圖已亡佚，余獲得題詠六幀，一爲汪錫魁，二爲海陽黃鳳，三爲陽湖孫星衍，四爲

西浦張泰楓，五爲江東古漁人陳毅。六爲盧謨。題詠均屬乾隆丙申丁酉年間所作，除孫氏外，均不知其人，余亦無暇查攷。孫氏所作乃一古風，其詞云：「有田君未歸，無田我奔走，豈無隨身書？亦有同志友。三茅峯高雲間之，聞名五載俱相思，狂才君憶竹林逸，雋句我讀池唐詩。揚州十月雪片粗，揭來訪友中踟躕。鷫鸘貰酒不得起，門外熠熠飛晨鳥。就中逢君獨心許，一笑登堂略言語，開懷寫意亂賓主，坐上才人盡千古，君家遠在白嶽陰。碧峯無言思子深，不因泉石著幽賞，特借風木傷冲心，遽盧之言近莊叟，世上榮名亦須有，載酒能知長者居。閉門尚指先生柳，清江東去送行時，哀樂年來不自支，飄零此后如相憶，乘月能來訪戴逵。」下爲「詠亭老先生屬，陽湖孫星衍。」未蓋印。查芳茂山人詩錄中未錄是詩，然觀其字跡，與其漢石經題跋相同。又其詞句字眼，亦多孫氏所習用者，孫氏不必以書傳，然其墨跡流傳不多，故甚以爲可貴也。清人書評附錄云：「見孫淵如臨峯山碑，能得平正，題款字頗樸拙，其平日深於經典音訓金石之學。」其誰莊圖題詞，誠多古體書也。

×　×　×

祝允明草書千字文一册，存十二葉，闕失五葉，計四百三十六字，現存七葉，計五百六十四字。所闕者爲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十一葉。改七薌用行楷補書於後，并題詩一首云：「洛神十三行，樂毅海字泐，烜赫二王書，飄零鼠魚蝕。宣和祕閣藏，賈相西湖刻。寶物聚朱門，扃鐍不一識。千文七葉殘，希哲留遺墨。五百六十四，字驚龍虎特，昔時已棄捐。今我加裝飾。非是學灰堆，靜觀心有得。寒窗置案邊，臨池可法式。笑我管中窺，受之無愧色。」此外更有陶廷杰、蔣因培、秋澂等題跋。陶氏係合江人，字蓮生，道光間，書畫册頁，常見其有題跋。在陝中，并有其石刻之對聯，然此人生平，知者甚少，諒一不甚高明之好事清客耳。改七薌行楷，氣韻秀麗，頗爲可珍，惜於署名之後，未鈐一印也。

×　×　×

烽火所至，悉成灰燼，從來視爲寶物，至此不復爲人所愛惜，且等諸糞土，而棄置不顧矣，尤以歷代書畫爲甚。殘踏破壞，不可勝數，誠不堪浩嘆者也。去歲仲冬，虞山鞏君，旅居吳門時，獲一破字紙以遺余，則儼然一明人之遺墨也。原物大抵爲一小立軸，僅存首端之題字，約尺許，所題者爲「莫斫銅雀硯歌，」共五行，約存六十字，其後有跋，亦五行，存五十餘字，記有年月。爲弘治十三年夏五月。」審視字跡，秀麗而有骨力，老勁而復清逸，則似沈石田，然究爲何人之作，或終將無可究問乎？余又藏有李綱書阮籍詠懷詩十頁，每頁約二三十字，每字寸許大，筆致深雅，結體雄健，洵非常人所能摹擬。末頁記「建炎元年夏六月李綱書。」下蓋白文李綱，朱文大學士章二巨方印。攷李綱，邵武人，字伯

紀，政和進士，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卽位，首召爲相，修內政，整邊防，講軍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卒謚忠定。綱負天下重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人民安危，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故宮中藏有宋人法書甚多，亦有李綱墨寶，其筆法與詠懷詩相類似。然詠懷詩紙張霉損太甚，有若干行幾難辨認，幸原詩尙存，仍可對讀也。嘗欲重裱成册，又恐愈裱愈損，且裱價至貴，因擱置如故。每次展賞，觀其筆墨之間，生氣勃然，有如其人，不覺精神亦爲之一振也。

× × ×

以撥墨作人物，而得豪邁絕倫者，在明爲吳偉小仙，在淸則閔孝子貞，此二人之運命均極奇特，而吳本爲江夏人，閔則僑寓漢口，可謂無獨有偶矣。吳齠年流落海虞，收養於錢昕家，俾伴其子讀。時竊弄筆墨，畫山水人物之狀。錢見而奇之，卽與筆札，厚給養之。弱冠至金陵，畫名頓起。憲宗時，待詔仁智殿，相傳一日被詔，正在酒醉中，中官扶掖入殿，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上歎曰：眞仙筆也。又孝宗命畫，稱旨，賜印章，畫狀元。閔貞則以孝子聞，十二歲時喪父母，及長，痛不獲養其親，思繪形以奉之。由是學繪事，追摹其父母像，效丁蘭朝夕奉祀焉。後畫益進，狀人貌，無不酷肖，近遠知名，且有孝子之稱。繼而旁通山水花鳥，設色別具幽趣，而尤以撥墨人物，最爲筆墨奇蹤，人爭寶之。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赴北京，畫名更噪。朱竹君、翁覃溪，亦極爲器重，咸有閔孝子傳及詩歌贈之。吳偉之作，雖亦嘗見其眞蹟，然無所蓄。閔貞則藏有一六尺中堂，所繪爲醉八仙，其用筆墨，乃以畫石之法出之，恢奇之致，得未曾有。至八人之位置，或側面，或反面，或正面，亦極見其匠心獨運，豪邁奇拔也。

× × ×

幼時在嘉禾一帶，隨處所見之畫幅，幾盡爲蒲華之花卉竹石，而尤以其竹枝爲最多見，世人因其作品多，故不重視，然亦卽因其多，而其名爲人所熟知，卽婦孺輩亦能道之。豈知及至今日，蒲氏之作，日少一日，欲得其一幅眞跡，其爲難，竟亦不下於覓鄭板橋。蒲氏聲價之日益珍貴，其故有三：第一、蒲氏字畫，確有其獨到之處，尤以其竹枝爲最，蓋渾灑自然，頗多佳趣。蒲氏在日，有求必應，不加愛惜，隨意棄置，及其逝世後，乃覺妙趣，求之而不可得矣。第二、傳稱蒲氏曾往日本，未知確否？但日人與蒲氏有往來，則頗確。如日下部鶴鳴，亦曾往訪蒲氏於滬上寓廬。蒲氏之名，爲日人所習知，而其字畫，亦爲日人所愛惜。蒐藏之者甚多。第三、蒲氏遺品雖多，而毀損亦多，加以數年來之戰火，其眞蹟自日少一日。今日求之者衆，而應之者寡，於是聲價與日俱增。寒家本有蒲氏多幅，今亦悉遭戰火所吞蝕矣。手頭僅存其五尺竹石一幅，

老竹數竿，頑石一方，隨筆寫來，確具風姿，決不爲畫匠所繪之板滯而毫無生氣。題云：「春來稚子添新色，待看亭亭棲鳳年。」若係爲其學生所作者，因上款題「串警仁弟大人屬正」也。蒲氏畫竹心醉蘇東坡，花卉則在徐青籐、陳白陽之間，精草書，自謂效呂洞賓、白玉蟾，筆意奔放，如天馬行空，時罕其匹云。說者謂其生平諱老，不蓄鬚，妻早卒，無子女，寓上海數十年，名其居曰九琴十硯齋，其居之左右鄰，悉爲書寓笙歌達旦，不以爲苦。清宣統三年無疾而終，年在九十前後，然人終不知其確實年歲也。





四六—一五七

歐美采風記（五十）

沁明女士

四強公約簽字的地方是這樣的幽雅清淨！

四月二十八日（耶穌復活日） 早上醒來拉開窗簾看見湖上罩着一層輕烟對面高山上蓋着薄紗似的雲霧心想今天必是個陰天，可是我並不因天氣陰沈而感覺煩悶。我們早餐完畢，自己出外去遊玩，見街中有輕便的敞蓬馬車，便雇了一輛沿湖邊一帶蹓躂蹓躂。路上男女成羣，都穿着爲復活節而製的行頭，（西俗復活日爲大節氣，並且時當夏季開始，尤其是婦女們，非得從頭到脚的行頭都是新置的，才能稱意。）男男女女從禮拜堂中剛做完禮拜出來，如同花朶一樣的點綴着景物。我們沿着山道馳驅着，祇見路旁許多富翁家的別墅，莫不都是侯門深處，樹木成蔭，園牆上鑽出許多鮮豔的花朶來，像是在透露着裏邊的春色，隱約之間，叫過路的游客艷羨不止。

斯決賽（Stresa）已有一千年的歷史，東邊緊靠瑪琪沃里大湖，（Lake Maggiore）三面圍着一圈高山，形似露天戲院，城市從山嶺斜到湖濱，面對着包羅咪羣島和伊莎拉貝拉（Isla Bella）島，這兩處地方允稱爲世界的奇景，雖然擁有如此美麗的勝蹟，以前却是個僻靜的小村莊，直到近百年來，在高處創辦了羅斯咪尼大學（Rosmini College），濱湖建造了幾所頭等的大旅館，吸引遊客，街道整潔，肆街興起，加之附近的生潑朗鐵道落成後，這地方得到交通上特殊的便利，如是這個溫暖絕美的好地方，漸漸的繁榮起來，現在已變成沿湖幾處名勝中最貴族化的一處。這地方的氣候特別吸引遊客，因爲地理上的關係，的確是冬暖夏涼，本地且設有一個團體，專以保衛地方上的安全和改進各種設備的舒適爲職責，使外來的遊客們非但初到此地會樂而忘返，並且留念永久，腦海中長存美感呢？

我們的馬車到一個小鎮上，在店舖中買些畫片和紀念物，鎮上的人看見我們，猶之乎國內的鄉下人初見洋鬼子一樣的詫異；兜完圈子，我們趕回旅館進午餐，餐廳和客堂間的陳設極其舒適，臨湖的正面有極大塊玻璃的窗，覆以輕紗，窗外的美景歷歷在目。

飯後，全團分乘小汽船數艘去遊覽包羅咪羣島中最著名的伊莎拉貝拉島；所謂包羅咪羣島者，包括四個小島，其中祇漁人島一島是島上居民的自己的產業，其餘三島都是意國大貴族包羅咪勳爵私人所有。我們乘小輪船不消十分鐘便到達了伊莎拉貝拉島，這類小島散佈在湖上，猶如『綠葉圍繞的荷花』又好似『半開閉的蚌殼，裏面裝盛着皇宮，茅舍，山洞，花園，微笑，芬芳……

……』本來就夠引人入勝的了，又何況伊莎拉貝拉是這些羣島當中的驕子呢？在這個地方藝術和天然的美互爭榮耀，每年總有三萬遊客的惠臨單單包羅咪皇宮及其園地，就蓋造了五十餘年，直到一六七一年才告完竣復經歷年來的收羅增加和保藏經營到現在，裏面的寶貝不計其數；宮室除留出小部份間隔爲主人自己每年來此避暑時的住宅外，其餘的都闢成博物院，任遊客們賞玩。

世間的繁華富貴盡於斯矣：閃爍的水晶玻璃巨燈，鑲嵌着螺瑚金銀和各色寶石的傢具價值連城的緯絲古畫古代的盔甲武器，名貴的玻璃器皿，以及許多名家的油畫雕刻！連大理石上都畫上五彩的圖畫其中一間爲覲見室，四壁和天花板頂上裝滿了眞金裔皇麗都，眞所謂金碧輝煌了，地蔭子是閤家乘涼之所，正對着湖，清風徐來，殊爲爽快。四週牆壁完全用海底所產的各種貝殼類砌成，拚出各色的圖案，地下是大理石不用絲毫木料，爲的是取其格外陰涼，可惜有些還潮，隨處像是濕塔塔的，叫我們回憶到以前在美國游大瀑布時的光景。也窖內有許多塑像，巨型的鐵珊瑚及白珊瑚各一顆，中國旗裝的眞人身木偶兩個，（據說是某駐華欽使送勳爵的禮物）並有一艘上古時代凡尼斯的御船。

宮後有極大的大花園，沿着山坡向上走去，石級與台階相間，一層一層修整秀麗，當中夾雜着許多塑像做點綴品所植的各種花草樹木是從世界各地採來播種於此的，由中國搬去的爲茶樹桐樹等。意國本國的土產是黃色的馬櫻花和我國北京天安門前紅色的花一樣清香。此外則有檸檬橘子樹，以及無數的紅白茶花，嬌艷無比。自由自在白色的孔雀昂行其間，四面湖水澄清，遠山悠然，山明水秀，鳥語花香，不啻神仙境地，眞個避暑的天堂也！雖然留連着不想歸去，可是天色將晚，祇得賦別，仍坐小輪取另一路線回棧。途中路過潑蘭石（Pallanza）上岸到一爿小酒店內喝茶。同伴的英國朋友到了下午如果沒有茶喝，便會要心神不安的。潑蘭石以出產各種木製小器皿著名，買了幾樣，回到斯決賽後，經過湯姆生母子所寄寓的皇太后飯店，他們邀我們進去坐了一會，看見樓下大穿堂內坐着一位極漂亮的少婦，抱着小哈吧狗獨坐小桌喝茶吸烟，據說就是所謂『飯店婦人』（femed'hotel）者，也是吸引遊客的誘惑之一種！晚飯後，湯夫人同霍雷司到我們的客棧來，霍雷司聽着跳舞音樂，請我同他跳舞，他身長六尺，高出我一個半頭，大概很滑稽的，好在同行的人都不是沒事喜歡找人開玩笑的，所以大家自得其樂，大跳不已，直到午夜始盡歡而散。

文藝的精華夾雜在物質文明中

四月二十九日　早上乘火車向米蘭（Milano）出發，十點

多鐘到達，看見一座龐然大物的摩登車站！全是大理石的墻壁，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台階，處處充份利用意國的名產——大理石——建築極其簡單莊嚴，氣概倒有點像皇宮。出站後，看見車站屋簷還有石雕的雄獅，雄視廣場，大門兩旁墻上，雕塑兩個巨形的鬼臉，張開兩張大口，泉水由口內直冲出來，眞是別緻！

我們旅行團開入意境之後，CIT又多派了幾位職員，隨車指導一切，晨間在火車內便遇見一位叫否第南陀（Ferdinando）的青年，他是羅馬大學的畢業生，在阿比西尼亞曾經參與兩年戰事，回國後便供職於CIT，他的英語運用，尙不能轉灣抹角，可是他很健談，憑着兩手兩肩兩眉裝腔做勢，却也很夠傳達他的意思。湯夫人特別賞識他，要他在我們包房內坐，又替他把名字縮短成爲南陀，便於稱呼。那時正好那位最善於說笑歡喜熱鬧的嚮導先生路過，（大衆公認這位嚮導應該給他提個別號叫Gassy，這掉號的意思卽『善吹者』）Gassy 問南陀道：

『你的女友好不好？Oh boy! Oh boy! Oh boy! Bella! Bella! Bella!（意文的美麗）』一壁說着，一壁一頓子大搓其手，大摸其鼻尖，湯夫人問葛希說：『昨晚看見南陀同那位抱狗的妖冶婦人在一起，那是他的女朋友嗎？』

南陀馬上否認說：『那是跑旅館的臨時伴侶，誰跟她是朋友？』

『那麽你的女友在不在這個火車上？』

Gassy 趕快插嘴說：『她要是在這車上的話，我此刻就不會在這裏了！Oh no, Oh no, Oh no!』

又一陣搓手摸鼻子，纔哈哈喧天的走開去了。我們由車站坐上CIT特備的公共汽車去瞻仰米蘭的市景，南陀坐在我們的車上，滔滔不絕的向我們解說：米蘭是意國商業金融和實業上最重要的一個城市，又是中歐同地中海間交通的重要關鍵，所以鐵路特別忙，外國人也特別多，加之米蘭位於意國最富饒區的中心，隨便那一個階級的人，他們的生活都還過得去，而且在文化藝術音樂戲劇各方面，都有相當的歷史。牠的街道還是沿着古羅馬時代所奠下的基礎，以敎堂（Piazza del Duomo）廣場爲中心，四通八達最寬的直行街道都由城中心出發，成爲圓形街道網的直徑，另有三條圓形的大路，繞着市中心貫穿這些直行的街道，好像一層一層的圓圈，因此，這個中心廣場的熱鬧，也就可想而知了。

旅行雜誌　月出一冊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九）

秦瘦鷗譯

一〇　馬福特的自白

「要敘述這一類的事，普通人總是歡喜追本窮源的從頭講起來的，」馬福特開始說：「他們甚至還要講到主要人物的父母的品性和嗜好等等，但在這裏，為了種種原因，我却不想說得如此完全。

「當我和我的哥哥年紀都很小的時候，父母便一齊亡故了，華爾脫便決定到澳洲去試試他的運氣，其時我還是一個小學生咧！他是一個品行很端正的人，也是一個極難得的哥哥。他把出售我父親的診所——不錯，我父親也是一個醫生。——所得到的一些錢，完全留下來，交給一位律師，作為我求學的費用。到了澳洲以後，他的運氣並不好，等了許久才找到一個職業，從此他便把每個月所得到的薪俸的一半匯回來，請那位律師保存着。

「他是打什麼時候起開始幹那種不正當的職業的，我也不知道了，僅僅記得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忽然接到了他的一封信，囑咐我以後寫信給他務必改稱他為「華爾脫弗斯，」其時他正在澳洲西部的潘斯，他所用的名姓的全文是華爾脫弗斯・馬福特。當然，我就依着他做了。不久，他所寄回來的錢便一個月一個月的加多起來了，而我也的確需要用錢，因為這幾年來我的衣袋差不多一直是空的，在學堂裏，我的襤褸的衣衫早成了全體同學的笑料。

「這時候，我已進了中學了；在英國，中學是大家都叫做公立學校的，並且每一個學生的心裏都非常尊重他自己的學校，所以，今天，恕我也不說出那一家學校的名字了。一天，那位律師突然走來看我，問我最近有沒有接到我哥哥的信，我就告訴他已經有四個月不曾接到了，他說他也是如此，不過在末一封信裏，他曾經匯來過一千鎊錢，後來那位律師寫信去問他，要不要把這筆錢做一些生意，却就沒有回信了。我一聽這話，心裏便十分焦急，因為我的年紀已逐漸長大，心裏多少有一些明白，知道他是待我最好的一個人，對於他的行動，當然就非常關切。那時我已借着他所寄來的錢的力量，開始學習行醫了。

「後來打他一個朋友那裏轉來了一封信，我才明白他何以好久不能來信的緣故。那封信是寫在一張藍色的信紙上的，角上印着澳洲某城第幾監獄的名字，使我一看就幾乎昏過去。但他的確已關在監獄裏了，華爾脫的信裏，竟毫不隱瞞的直說了出來，雖

然我必須承認，他那時的語氣竟還不曾有絲毫悔過的意思。據他說他是在結黨搶刼一家銀行，取走了將近二萬鎊的贓款以後被捕的。他要我細細爲他的將來考慮一番，並且說他的所以要把這件事告訴我，是爲了擔心警探當局會株連到我頭上來，使我可以預先準備。

「我不妨很坦白的說，除了最初接到信的一剎那以外，我對於華爾脫的祕密的揭露，實在一些不覺得可怕。本來他就是一種富於冒險性的人，而那時候流行的武俠小說又多，年輕的人不免都中了他們的毒，使我竟把他那一種行徑看做了俠士一流人物，心裏不但不厭惡他，並且更愛他了，覺得他爲了要使自己的兄弟能夠得到一種高貴的職業，不惜身犯巨險，犧牲一己，這種精神眞是極可欽佩的。

「我把他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高貴，直到此刻還是如此。假使不是爲了要扶育我，栽培我，他自己儘可安安分分的過日子；我永遠承認他的所以走到邪路上去，乃是給我一個人所牽累的，但他却從不曾怨過我。

「當然，我就立刻寫了一封回信給他，不過我相信他看了我那一封信一定很不高興，因爲我恭維得他太厲害了，並且稱頌他爲英雄；後來他從監獄裏一出來，便直截爽快的對我說，他的行爲是絕對不值得稱贊的，假使我也想學步他的後塵的話，他寧可看我早些死去。

「我在醫院裏，眞可以說是不要命的工作，決心想盡我的力量去補償他的犧牲，他也不時和我通信，但行蹤並不一定，有時在梅而蓬，有時又到新惠爾斯去，只是來信並不間斷，使我可以知道他確已棄邪歸正了。他告訴我正在計劃創辦一所農場，已經買了幾間屋子和二三百畝田地，希望逐漸擴充。

「就在那一封信裏，我開始知道有陶納爾特裴脫門這個人。據我哥哥說，他爲了想買一處地皮，險些鑽進一個極刁滑的騙子的圈套，虧得後來有一個雙方都相識的人出來幫忙，裴脫門才道歉認罪，並且和華爾脫做了朋友。

「很明顯地，裴脫門是一個職業的騙子，專門引誘人家去做全部空中樓閣的地產生意，而他自己就於中漁利。同時，他的消息又非常靈通，澳洲各大銀行的內幕情形和存款數目，他比什麼人都清楚，但他自己却並沒有動手搶刼過，他祇把種種消息供給人家，使他們可以在最有利的時候動手，及至買賣成功，他少不得也要加入「劈霸」了，我的意思就是他……」

「這種行話我們也懂得！」偵探長插嘴出來說。

「華爾脫知道我快要畢業了，便要我在參加畢業考試以後，

到澳洲去跟他同住幾個月，商量商量以後的發展。他並且問我能不能也改名萊斯，假使我不反對的話，他就可以用這個名字去給我弄到護照和船票之類。但不巧的是我的畢業考試非到星期五不能完結，而我搭的那一條船在禮拜六就要開走了，這樣我自己就無法知道考試的結果；我想了好久，才想出一個辦法，決定懇求和我向有往來的那家銀行的經理幫忙，讓學校裏把信和文憑寄給我，再請他轉寄到澳洲來；但那時候我還得特地造出一篇謊話，說明我到了澳洲何以要改名萊斯的緣故，後來他居然很慷慨地答應了。

「將到畢業的日子，醫院裏的工作便越發忙碌起來，最後，畢業考試到了，我好容易費了許多的心思，才得在星期五那一天把我的考卷繳上去，雖然結果如何，我自己非得在數星期後不能知道，但心裏很有把握，覺得及格是沒有問題的，所靠不住的祇有一科，那裏知道後來成績發表，偏是這一科得的分數最多！

「星期六早上，我就快活得像孩子一樣的趕到碼頭上去了，大約下午三點鐘模樣，我們的船已進了英吉利海峽，其時我心裏正是興奮到了極點，連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事才好。

「這條船上的乘客是非常的多，幾乎全擠滿了；我哥哥雖然已把頭等艙的票款匯給了我，可是我存心要替他省錢，便改乘了二等，好在這種大郵船上的二等艙，已經也非常舒服了。

「大部份的乘客都是到印度去的，還有不少人上哥倫坡，船到了賽特港，到印度去的客人便一齊上岸了，餐廳裏頓時清靜了許多，板甲上也有餘地可以散步了，船上的旅客這才開始交談起來。

「我和羅娜溫司頓是在離開英國的時候就看見的，可是一直沒有說過話，直到我們的船開進蘇彝士運河，彼此才寒喧了幾句。

「後來到了哥倫坡，因為大家一起上岸去遊覽，我和她才結成了朋友，她長得很美麗，行動也非常活潑，據她自己說是要上澳洲去擔任保姆的，在現在想想，假使我當初稍有一些人生經驗的話，就不難看破她所說的不是真話了。照她那時的年紀，根本就不能當什麼保姆，其後我才知道她是存心想出遠門去，做那不化本錢的生意的。

「我對她說話很謹慎，祇告訴她是研究醫學的，家裏的事什麼也沒有提；可是不知道她從那裏看走了眼，竟把我當做有錢人家的公子，至少她總以為我是很有幾家闊親戚的，事後想起來，也許是因為她聽我說坐二等艙是我自己願意的，並且看見我衣袋裏現款帶得很多，——大約有六七百鎊；這是我平日在用費中節

省下來的，打算帶去還給華爾脫，也好使他心裏高興一下，覺得他化了許多錢所栽培起來的兄弟也不還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所以就那樣誤會了。

「假使你們都曾在船上旅行過的話，就不難知道一對旅途中的青年男女，要從普通的友誼增進到狂熱的戀愛是怎樣容易的事了。我們離開哥倫坡不到五天，她已經完全可以控制我了，假使她要我從船上跳下去，我一定會照着她做的確我非常敬愛她，而且她也愛我，兩個人當着面也說明了。現在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要攻擊她，也不是要責備她，我已經決不願意說一個字再使她過比現在更苦的日子了；可是要說明現在她爲什麼住在船塢區，却不得不把眞相一起揭露出來。

「其實她的一生中僅僅眞正愛過一個人，那就是陶納爾特裴脫門。我說這句話，也絕對沒有怨恨或妒忌的意思，然而我必須指出，她所愛上的人，却正是她一生中所遇見的第一個壞人。

「從此我們兩個人在船上的事也不用細說了，祇是我的心裏總覺得很不安，擔憂華爾脫知道了這件事要責罵我，因爲我才從學校裏出來，職業也沒有找到，一個大錢也沒有賺，便急不及待的和一個姑娘訂婚了，而且這位姑娘又是和我在船上才開始認識的。

「我們到澳洲的一天，我哥哥特地親自上碼頭來迎接，我先給她和羅娜介紹了，但並不就說明訂婚的事，直至我們到了他所住的旅館，——他已經也替我定下一間房間了——我才大着膽告訴他，不料他竟絕不反對，僅僅說：

『「湯米，你的年紀實在還太輕一些，不過訂婚對於你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假使我已經結過婚的話，現在或許就不致弄得這樣糟。可是，請問你能不能再等一年呢？」

『我就告訴他爲了種種原因，我們差不多必須馬上結婚。他一聽，顏色就變了。

『「我想這是她的意思吧？恐怕她根本誤會了！」

『我並不跟他爭論，過了一會，華爾脫也就答應了。

『「近來我的境況很不好，」他說：「不但證券交易所裏的賣買虧空很多，就是在跑馬廳裏，我也輸了不少；然而再過幾時，我想運氣一定會好起來的。你們結婚的那一天，必定可以得到一件凡爲金錢底力量所能買到的最好的禮物。」

『他的經濟狀況究竟糟到怎樣地步呢？我不久便發覺了。其時他已把原有的一些地產全賣給了別人，自己也不曾找到職業，只是他的態度倒相當鎮定，雖然他已在監獄裏頭認識了許多下流份子，並且他們還不時來引誘他出去，打算跟他合作，可是他却

一律拒絕。

「但華爾脫的個性畢竟還不夠堅强，平心靜氣的說，他是一個意志很薄弱的人，無論做什麼事，他總是歡喜揀最容易的路走，只是他的心地却非常善良，像一個仁慈的女人一樣。我覺得他的重操舊業，簡直又是受了我的牽累；他不忍阻撓我的婚事，又無法維持生活，便終於回到了舊路上去。當我結婚的一天，他送我的禮物是現款五百鎊，可是我的心裏却並不覺得怎樣高興，因爲我在早上已看過報紙，知道前一天的晚上，附近有一家銀行發生了盜案，被搶走不少現款。事實上，我是立刻很爽直地問過華爾脫的，但他却祇是一味狂笑。

「婚後不到幾天，我就打定了一個決心，那天上午，我便把羅娜一個人留在旅館裏，獨自走出去找尋華爾脫。後來果然在一家帶買酒類的餐館裏找到了他，恰好他和陶納爾特裴脫門在一起，這樣我就開始認識了裴脫門。一會兒，裴脫門有事出去了，我便湊他不在的時候，把自己的意思直接告訴華爾脫，要求他允許我分擔一些風險。

「他一聽明白我的意思，便說：「你眞瘋了！」

「也許我眞是瘋了，但把我當日的心理來分析，那末與其說我瘋，還不是說我發了吉訶德脾氣的來得準確。華爾脫簡直不願意聽我再說下去，可是我却一味固執己意。

『「這幾年來，你爲了我已經受夠了險難了！」我說：「甚至你已經進過監獄。每一次你出去幹這樣的事，都有送掉性命的危險，現在讓我也來分擔一些這種危險吧！」

「正在這時候，裴脫門又退回來了，我知道他是很得華爾脫的信任的，便忽發奇想，決定請他幫我說幾句話，使華爾脫贊成我的建議；其實這種辦法眞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裴脫門便湊此作弄我了。

『「你爲什麼反對呢？華爾脫。讓他和你合作，不是比那個荷蘭人之流好得多嗎？況且他又是一個有上等職業的人，無論誰也不會想到他是黑道中人的！」

「華爾脫初聽他的話，神氣非常忿怒，但過了一會，他的態度又軟下去了，因爲我方才不是說過嗎？他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不過我也決不怪他，當時即使他眞能堅決拒絕的話，我一定也會仗着自己的一股戇氣，獨自溜出去搶刧一家銀行的。

「當下我們三個人便一起回到旅館去，我少不得還把我的妻子介紹與裴脫門相識。在那時候，他的確很年輕，很漂亮，而且特別的善於應付女人，凡意志不很堅定的婦女，見了他幾乎沒有一個不爲他顚倒的。我當時的年齡雖然比他還少，但立刻也發覺羅

娜已對他一見傾心了，第二天下午，我和華爾脫出去買了一些東西回家，便發現裴脫門已在旅館裏跟我妻子一起吃過中飯了。後來他們兩個人差不多是形影不離。然而我並不妒忌，因爲我和她結婚原是一時的瘋狂，結過婚以後，我就知道自己已鑄下一個大錯了。」

旅行雜誌
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
印刷精良
刊登廣告
效力最大

新合美有限公司

本公司創始於公元一八九八年專營出入口各種貨品麵粉罐頭等自廠出品旗標天理標赤白衛生菜油厝標油清猶標天理標發粉上等潔白廁紙各號精美紙袋兼代理太古巨輪直透岷皷總行設在馬里拉埠民倫洛港邊門牌一九一號至二一三號並設分行于怡朗宿務後黎牙示備各省

Importers
Exporters
Shipping Agents
Manufacturers Representatives and Manufacturers

DY BUNCIO & CO., INC.
Established 1898

Cable Address
"Dy Buncio"
all standard codes

Main Office
Manila
191 213 M. de Binondo

Branchs
Cebu
Iloilo Legaspi

四六—一六八